

温州平陽書院

正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奏狀劄子

繳奏羅良臣供給免折酒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臨安府狀今月二十八日承修
內司提轄劉信之白劄子得旨宣諭安撫令臨安府宣借
廂軍一十五人付浙西總管羅良臣使喚所有羅良臣每
月供給免折酒與依韓侂胄例支破仍具知委聞奏本府
除已恭稟聖旨指揮施行從條合行奏審伏候指揮聞十
月一日奉聖旨依已得指揮令臣書行右臣不知羅良臣
爲何人但爲陛下愛惜此聖旨指揮不敢不具奏耳何者
差兵士十五人與之使喚此至猥瑣也請受不折酒此至
微末也今也遣中使傳降旨下諭天府之尹而及此至猥
瑣至微末之事豈不虧損國體玩瀆主威乎臣忝爲詞掖

飲



論駁此等小事固有慚色區區願望陛下以此類推之特垂省察繼今或有無厭之輩敢復以此干冒天聽並勿施行如至再三卽須行遣使天下曉然知陛下一號一令皆有關係不出於私謁皆足聳動不至於徒行幸甚幸甚臣愚欲望睿慈將上件指揮特賜追寢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五年閏十月初三日奏

繳奏謝淵請給合支本色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中奉大夫守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實錄院同修撰臣樓鑰奏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爲知閣門事謝淵爲係皇太后親弟其請給等可依韓侂胄例特與依祿格全支本色日後遷轉准此事令臣書讀臣仰惟陛下奉承三宮惟恐不能順適聖意然法制之設所以公天下而其守之有不可踰者知閣謝淵爲皇

太后親弟請給等依韓侂胄例特與依祿格全支本色有以見陛下奉祖后之意然眞俸之支則有不可吳瓌吳琚同爲太皇太后之親姪同爲檢校少保節度使可謂事體至切矣然吳瓌之請眞俸已久無有議者而吳琚之請太上皇爲之降旨則黃裳以給事中力陳者三四陛下爲之降旨則黃由以攝給事中又至於再三論奏而後止疑若有甚異者無他瓌在紹熙元年十月指揮之前而琚在指揮之後也指揮既定之後若又開此門則戚里扳援何時而已兩朝聖明終允其奏韓侂胄之眞俸以淳熙十五年十一月降旨正與吳瓌事體一同謝淵之請切似吳琚臣是以不容不論欲望聖慈收寢前項內批指揮自後若不係南班隨龍統兵戰守之人以眞俸爲請者一切以定制裁之旣以杜僥倖之門於節用之政不爲小補所有錄黃

臣未敢書讀謹隨狀繳奏以聞伏候勅旨

閏十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謝淵爲係皇太后親弟可特與書者餘人不得援例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臣昨來已嘗書行謝淵錄黃去訖今竊見給事中樓鑰繳駁文字委是允當始知臣當來鹵莽失於檢照不及論奏今臣若但奉御筆指揮准前書行卽臣實有三罪一則迎合聖意不敢執爭二則衝改紹熙元年十月指揮使自今有司無所憑守三則恥過遂非無見善則遷之義此臣所以須至煩瀆也欲望聖慈特賜追寢上件御筆指揮仍將臣當來鹵莽之罪併行譴責抑臣區區更有愚見恭惟陛下臨御未久每事只宜遵守法度竊見近來多因臣下妄有陳乞直降內批或與差遣或添請給人從今來御筆又有餘人不得援例之文臣竊以爲此等指揮皆是人主在位日

久快意尙恩浸開倖門自亂成憲豈容初政有此不肅更乞陛下念付託之重正當加兢懼之時思調護之難未暇及閑慢之事除卻朝廷公衆敢擬卽與施行應干宮禁小可請求斷勿垂聽所貴凡事務令整齊毋使外人輒有指議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閏十月十四日奏入

繳奏朱熹宮觀狀

淮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三省同奉聖旨朱熹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任便居住又准送到并免朱熹謝辭錄黃一道令臣書行右臣竊以爲朱熹者三朝故老難進易退二十餘年多任祠祿今也欣慕聖明幡然一出天下相質以爲得人則進退之間豈宜容易未審何故遂聽退閒除目之頒滿朝失色一則歸咎宰執

不能回密旨於未出之初一則交讖給舍不能還成命於已行之後紛紛之言其來未已臣所以纔有所聞一一具奏未蒙報可方切惶惑今此錄黃當臣書行臣若嚴憚天威俯首惟命則是上累主德下喧士論皆臣之故臣必不敢區區欲望聖慈追寢上件指揮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閏十月二十日奏入

貼黃臣伏思念若但寵其行未足以彰陛下不吝之德莫若留之方慰人望伏乞睿照

繳奏紫霄宮免科敷等事狀

准中書門下省錄黃一道奉聖旨紫霄宮五嶽殿係專一崇奉太上皇帝及御前本命香火去訖除依條送納二稅外特與蠲免諸般科敷措借指占安泊等事令臣書行右臣嘗論奏初政不宜以小可陳乞直降內旨已蒙開納今

紫霄宮復有御筆指揮特與蠲免科敷措借等事可謂煩瀆天聽玩狎主威矣况今貧民困於科折若更令游手坐食之徒反得幸免卽本宮邈年合輸財賦官司難與除豁須至均敷在人戶名下是恩足以及游手而不至於百姓尤臣所深惜也臣愚欲望聖慈更不施行上件指揮仍自今後似此陳乞一切斷絕天下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閏十月二十日奏入

繳奏陳峴知贛州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節文三省同奉聖旨陳峴差知贛州頃見闕不候受告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令臣書行右臣竊以爲陳峴早爲從官素號鄙俗多歷方牧蔑聞廉稱前後臣寮屢有論奏而峴貪不知止謀欲復用睥睨累歲經營萬端今若果如所欲則是朝廷眞無公論士

大夫真不必事廉恥而巧宦者皆有僥倖之圖益無靖共之操矣然則臣豈與峴爭區區一郡哉況峴自駁罷帥廣西之命不聞務自洗濯省愆遷善但聞其身爲次對詔事太守以爲諸兒求權局而已共惟始初之政方向旌別似此不知厭足之人豈宜獎用臣愚欲望聖慈將陳峴知贛州指揮特賜寢罷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十一月初十日奏入

辭免實錄院同修撰第一狀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差臣兼實錄院同修撰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緣尙有管見不敢輒冒受上件兼職須至煩瀆乞賜寢免蓋臣自爲郎官卽兼檢討幾涉三年未嘗得效鈔槩之勞以臣平生辛苦頗好編述比入史院無以自效何也史院無專官故也三年之間修撰同修

撰官繇今丞相趙汝愚以來繼以尤袤倪思李獻沈揆及近來朱熹無慮數人檢討官亦自章穎黃艾沈有開黃由薛叔似及葉適無慮數人皆不甚久別有遷除所謂實錄缺然如故與臣未入院以前無所增益以此灼見若無專官則一朝大典卒無就篇之日臣嘗論奏雖蒙上皇嘉納未見施行今臣謹繳進向來劄子欲望聖慈特垂省覽令提領大臣勿拘近例別置專職一二人使其他兼官以時入局同共商量分擘修纂庶幾年歲稍見次第若不課其效但添兼職是恩寵之而非事實也臣不敢奉明詔所有上件劄子未敢祇受伏候勅旨

十一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第二狀

臣昨具狀奏乞寢罷兼實錄院同修撰指揮准尚書省劄子今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伏緣臣當來辭免

文字且申前請乞置專官不宜但添兼職以爲恩寵而未嘗及臣不堪使令之故致蒙天意未遽從欲則臣豈敢冒昧不盡其情蓋見今史官皆極天下之選徒以各有攸司各率其職志慮所分精力不逮是以具員雖眾成書尙難如臣於今朝行最爲衰退舊學昏忘前聞遺失已試罔功方切自訟豈可復玷此選乎以臣所見當今良史之才莫如朱熹葉適其餘如吳仁傑王明清之徒皆有志於此者也朱熹葉適近嘗入院未幾而熹帥江陵適總淮餉秉筆之士相顧嗟惜陛下誠聽臣言以一朝大典之重不吝改作復用此二人者使之專領將天下皆以爲得人豈非聖朝之美事明主之盛舉哉但熹旣去國假如強起猶在數月之後而適尙未朝辭足可下留行之命臣愚欲望聖明發於英斷以所除臣同修撰一官改作右文殿修撰或祕

閣名目以留葉適則不過年歲可冀奏篇共惟高宗中興盛德大業可傳萬世陛下何愛此一官不以擇才臣備員法從而隱默不言亦有蔽賢之罪兼臣緣多病正欲少須別求一在外差遣以便休養所有上件兼職指揮臣不敢祇受伏候勅旨

貼黃稱照對葉適與臣有鄉曲朋友之好臣以公

論不敢避嫌如蒙采聽之後有以爲其人不堪此

選卽臣當伏罔上之罪伏乞睿照

十二月二日三
省同奉聖旨依
已降指
揮不允

應詔薦宗室趙師處趙師淵狀

准紹熙五年閏十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比來宗室

在朝者少可令兩省臺諫侍從各舉有文學器識者二人

以備選擢右臣仰惟明詔深切事情伏緣近來不以宗室

與席姓同進是致在朝稀少上關宸慮但以臣所識仍加
訪問欲如詔指求備頗難其人伏見其中尚沈下僚最有
士譽如宣教郎新知袁州宜春縣事趙師處文林郎前靈
海軍節度推官趙師淵行誼修飾趣操廉靜可以仰備選
擢敢以上聞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五年十二月
初三日奏入

潛邸講堂轉官辭免申省狀

准都進奏院遞到朝散大夫告一道爲係潛邸講堂官轉
一官者伏念某一介疎庸本無學術偶遭休明備數勸誦
累年於此蒙眷甚隆曾乏涓塵仰裨海嶽反以尸素上累
知人之明又况自致煩言尙叨祠祿竊伏思念罪重責輕
銜荷恩私不知所報豈當復與儲僚羣賢同在論功行賞
之數所有上件恩命不敢祇受除已寄納溫州軍資庫外
伏候指揮

慶元元年七月七日
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辭免與郡申省狀

准尙書省劄子閏十二月五日奉聖旨陳傅良沈有開並
與郡拜恩殊特揣分驚皇伏念某罪戾之餘惟知循省驟
蒙聖慈還官賦祿闔門干指叨竊溫飽銜戴隆天厚地之
施莫知稱塞曾未改歲再蒙拔拭俾司民社仰惟聖上矜
憐簪履之舊致茲誤寵感銘次骨誓竭糜殞伏念某衰病
日侵鞭策不前矧已試罔功愆尤素積不於此時力祈寢
免異日成命遂下冒昧祇受必致顛隳重煩造化欲望特
賜敷奏許某終滿祠祿庶幾少安愚分

嘉泰二年閏十二
月二十七日三省
同奉聖
旨不允

辭免知泉州申省狀

准尙書省劄子備奉聖旨差知泉州替葉適闕有合奏陳
須至煩瀆者憐貧恤老君相之恩量力效官人臣之誼伏

念某生平辛苦積成痼疾自歲庚申至今未已浮腫如水顛掉如風神明支幹日就昏塞不省人事者屢矣此豈可尙堪驅使將以寄千里之命乎況溫陵大邦甲於閩部蕃漢雜居獄市難擾而使衰瘁當之必見闕誤課以裨報徒遭罪責載念臣自叨誤恩畀以祠祿月有所入足了醫療若及滿歲庶保殘齡貪戀公朝豈所覬望失此私便忽然永已卻抱無窮之恨又况此邦比年選牧多處法從某往者疵釁之深患在高位雖循省不爲不久技拭不爲不至若一日起廢復此逾越公論不置且見顛隳又非所以保全之也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命仍舊奉祠

嘉泰三年三月十三日同奉聖旨不允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講義故事廟議

右史進故事

紹熙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唐陸贄奏議奉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所致患害失在推誠朕從卽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聽納卿宜深悉此意於是陸贄上疏極陳其不可有曰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信旣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旣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由是有失實之聽又

曰眾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悔而莫之省納又曰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己謂欲可逞謂眾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情理道全乖顛危可待臣嘗論之若德宗可謂好疑之主若陸贄可謂善諫之臣矣臣比因賜對亦嘗有所建白而玉音下諭頗涉疑情故敢輒陳前鑒以備采擇

資善堂進故事

太子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王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迺歸

元帝八歲立爲太子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洪恭石顯奏蕭望之周堪劉更生朋黨請謁者召致廷尉上初卽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爲下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耶

元帝紀贊曰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劉元城先生安世云蕭望之爲太子太傅八九年固深知元帝之爲人及元帝卽位乃欲逐去許史恭顯元帝昏庸豈能去許史恭顯哉故恭顯奏堪更生等下獄上初卽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爲下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耶且望之久爲太傅知太子仁柔宜輔導之使洞曉天下之事然後可以爲人主今乃懵然無知如此不知望之八九年閒所以輔之者何等事也亦不容無罪矣

太子侍燕之語可謂甚美旣卽位益鄉儒術然不

知召致廷尉爲下獄何也習聞書生之談而不通於當世之務故也觀其苦忽忽善忘不樂則其天資固中人以下耳望之堪輔道各有年無能改於其德一日卽位乃欲勸之去宦官外戚用事之人豈不繆哉而望之竟以譖見殺善乎劉安世論之曰望之知太子仁柔宜輔道之使洞曉天下之事然後可以爲人主今乃懵然無知如此不知望之八九年閒所以輔之者何等事也亦不容無罪矣

經筵孟子講義

目錄作議誤

聖王不作請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

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聖王不作者言周之衰上無明天子也諸侯放恣者言上無明天子則下無賢方伯凡有國之君皆得自便縱欲而專利也處士橫議者言自天子至於諸侯皆失其道不復以明教化爲務則天下蕩然學術無統紀而世之處士各橫爲議論人自爲一說家自爲一書也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者言處士橫議者雖多於其中獨有楊朱墨翟之教盛行而莫之抗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言從其說者

之眾也舉天下之能言者不以楊朱爲師則以墨翟爲師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教口口道也楊氏爲我是無君也者此孟子之所以闢楊朱也何也朱之爲說曰拔一毛而利天下弗爲也且夫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故人主者天之所置非天下徒尊之也葵藿之於太陽江漢之於海鳥獸之於麟鳳皆此物也而誰敢易之是故天下之士忘身以爲主忘家以徇國非直苟利祿也假使世之學者皆操楊朱之心雖損一毛而不以利物是無與事君者也故曰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者此孟子所以闢墨翟也何也翟之爲說曰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父母是也今夫人有父母有兄弟有夫婦均此愛也而先王立教每爲之差而獨隆於父記曰爲人子者不可不私其父不私其父不可以爲人子矣是

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此言苟私其父雖其父之伯仲不可以不異宮也又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主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無二尊也此言苟尊其父雖父之妃不可以不殺服也是之謂一本假使世之學者皆操墨翟之心愛無差等是人人而父也故曰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者孟子極其弊而言之也人所以相羣而不亂者以其有君父也有君在則上下尊卑貴賤之分定有父在則長幼嫡庶親疎之分定定則不亂矣苟無君父則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苟有爭心不奪不厭是人心與禽獸無擇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者此孟子舉公明儀之語推廣言之也公明儀以爲國君之肥馬在廄而民飢殍在野是爲君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八 四
者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
誣民充塞仁義仁義充塞則率獸而食人人將相食者蓋
孟子終言楊墨之害與禽獸無異也且夫孔子之道所以
尊信於萬世者非儒者能強之也誠以三綱五常不可一
日殄滅故也三綱五常不明而殄滅則天地不位萬物不
育矣自古及今天地無不位之理萬物無不育之理則三
綱五常無絕滅之理三綱五常無絕滅之理則孔子之道
無不足尊信之理今楊墨者自信其私說而不信孔子故
楊墨之道不息則孔子之道不著如此則邪說行而仁義
廢今夫人之所以老者相共養幼者相撫字敵已者相往
來以其本諸仁義之心也無君則不義無父則不仁矣此
心苟亡則私欲橫流弱者之肉強者之食爾故曰人將相
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此孟子以衛道自任之言也且孟子非好辨也懼斯道之
不明而人心淪胥至於□□□□□□□□□□□□□□
□□□□□□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
得而食諸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此聖賢之所大懼也
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言淫辭邪說
之初亦甚微也不過其門人弟子轉相傳授以爲可行而
深信之焉耳夫苟有是說也在於人心則不見之於行事
斯已矣苟見之行事則必害及於其事不施之於有政斯
已矣苟施之於有政則必害及於其政孟子逆知二氏之
學一日得志於天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聖人復起不易
吾言矣者孟子篤於自信之辭也臣聞之曰天下未嘗一
日無邪說也聖王在上教明而禁立雖有邪說而不得行
耳反道敗德侮慢自賢有苗氏之邪說也而虞舜遷之威

悔五行怠棄三正有扈氏之邪說也而夏啟征之謂祭無益謂暴無傷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商紂之邪說也而周武滅之然則道術分裂閒爲異端自唐虞三代有焉而卒不足以干大中正之統者聖王在上故也今夫楊墨非有王公貴人之勢也非有醜賞以誘率人嚴刑以驅迫人也又未得嘗試其術於戰國之際也而天下翕然從之不歸楊則歸墨是豈一人之力一朝一夕之故哉蓋聖王不作則教不明禁不立教不明則曲學之論興禁不立則朋邪之類勝及其末流而莫之救也由此觀之凡不本於孔子而敢爲異說者豈不甚可畏哉有聖王者作豈可不深察哉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

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抑遏也兼并也言并治之也膺當也言北當戎與狄也懲艾也言南艾荆楚及羣舒也承止也言天下莫敢禦之也聞之曰聖賢之生斯世必以天下爲己任當堯之時洪水爲天下害商之末夷狄禽獸爲天下害周之衰亂臣賊子爲天下害戰國之際邪說詖行爲天下害洪水夷狄之害則生人不得安其居不得安其居則不得適其性矣亂臣賊子之害則生人不得定其分不得定其分則不得適其性矣邪說詖行之害則生人不得修其學不得修其學則亦不得適其性矣是皆人心之所由紛亂而昏蔽也聖賢者天民之先覺將使之啟迪人心而歸於正者也則以生

人爲己任者聖賢之責此正人心以承三聖孟子所以不
得辭也是故禹不抑洪水周公不兼夷狄驅猛獸使斯人
脫於不安其生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禹
周公之責不塞孔子不明亂臣賊子之罪使斯人脫於不
定其分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孔子之責
不塞孟子不辯邪說誅行之非使斯人知所學而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孟子之責不塞禹周公得君以行
其道則見之立功孔孟不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立言凡
以盡聖賢之責而已且夫禹周公人臣也孔孟布衣也夫
爲人臣爲布衣不敢不以天下爲己任況尊爲天子富有
四海之內乎今敵國之爲患大矣播遷我祖宗邱墟我陵
廟羶腥我中原左衽我生靈自開闢以來夷狄亂華未有
甚於此者也高宗崎嶇百戰撫定江左將以討賊而沮於

議和孝宗憂勤十閏經營富彊將以雪恥而屈於孝養二
聖人之責至今猶未塞也陛下以仁聖之資嗣有神器豈
得一日而忘此耶陛下誠一日不敢忘此則當以天下爲
己任而不敢以位爲樂所謂一日不敢忘此則不敢以位
爲樂者每行一事每用一人必自警曰得無爲敵國所侮
乎吾民困窮如此吾士卒驕惰如此吾內外之臣背公營
私如此吾父子之間歡意未洽如此吾將何以待敵國也
常持此心常定此計周公豈欺我哉則大義可明大功可
立矣雖然臣特因兼夷狄發明一事爾若夫人心不正豈
止於此皆陛下之所當講也臣不勝拳拳

僖祖太祖廟議

詩清廟祀文王也

執競祀武王也

公也

先王謂太王以下先公謂諸暨至不密

思文后稷配天也

我將

祀文王於明堂也

雖禘太祖也 禘大祭也夫於四時而小於禘太祖謂文王

生民尊祖也 天保禴祀烝嘗于公先王

禮記中庸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

季文王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

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盧植以禘舉爲五年殷祭以后稷配之

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

通者周道然也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

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典瑞裸圭有瓚以肆先王 司几筵祀先王昨席亦

如之 司服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 大司樂

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先妣姜嫄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

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闕宮 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

祖先祖謂先王先公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 祖廟始廟后稷之廟

守祧

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

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

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

儀禮喪服傳諸侯及其太祖天子

及其始祖之所自出

馬昭云諸言祖者近言太祖遠言始祖

若公子之子

孫有爲國君者世世祖是入也不祖公子春秋外傳魯

語臧文仲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

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

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

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

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

周人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

以經傳攷之自商而上以受命之君爲宗而祖其所始生

之帝故虞夏以舜禹爲宗而祖顓頊帝商人則異是矣亦以

受命之君為宗而祖其所始封之君故商以湯為宗而祖

契周監二代郁郁彌文於是以受命之君為祖繼祖為宗

而郊其所始封之君故周人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未稱

王何以得為受命之君周公為之也其在詩文王文王受

命作周也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此周公推

受命於文王祖文其在詩思文后稷配天則稷之郊樂也

而宗武之事也清廟祀文王則文王廟樂也執競祀武王則武王廟樂也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則又文王配帝之樂也文武每廟各

有樂章而后稷廟無專樂則見周祖文王而后稷不在北

廟之列於是有先王先公之廟祧先王謂太王而下先公

謂后稷而下其在詩天作祀先王先公則后稷以至太王

王季之廟樂也文武每廟各有樂章文王配帝又別有樂

假如后稷為太祖則不應但有郊樂而無廟樂今天作一詩通用之先王先公則由王季而上其遺

主皆藏於后稷之廟而合享之明矣在書洛誥秬鬯二旨

禮於文王武王丞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由此言之

不及后稷不應每事皆遭太祖又明驗也

后稷固先公之廟也守祧八人蓋以此以天保之詩曰論

周禮享先王禮甚備享先公但用鶩冕或亦有隆殺之等記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

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當武

王之末追尊三世周公金縢之卜但告三王則太王為祖

而文王猶為穆考酒誥所謂穆考文王是也成王制禮作

樂更定廟制於是推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閔予小子之

詩曰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則武王祔

廟成王時也雖禘太祖謂文王也其詩曰既右烈考亦右

文母則是以文王為祖而武王為昭考矣武王為昭考故

文王之子皆第稱昭富辰所謂文之昭武之穆是也周禮

掌祖廟之守藏注云祖廟謂后稷始祖之廟詩禘太祖注

云太祖謂文王王肅家亦曰文王自是祖廟孝經云宗祀

文王宗自訓尊則以后稷為始喪服傳曰諸侯及其太祖

祖文王為太祖王鄭同此說也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此始祖太祖明文也馬融云諸

言祖遠言

始祖近言太祖是也韋昭曰商家祖契周初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成文王之業而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毀而後更祀文王孔子稱之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王宗武王此說近之矣孔子稱之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以爲周公其人言非周公不足以及此明非夏商之舊也周變夏商非特此也追王至於三代前此未有也繫姓至於百世前此未有也推其所自出至於禘馨又前此未有也商人禘舜至周禘馨世數益遠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漢魏以來諸儒攷經不詳或得或失王鄭二家互相詆毀要不足深信此某所以專以經爲斷以贊廟議之決其惟本朝世次弗彰今當以太祖之所推尊爲定以僖祖爲始祖之廟與太祖之廟皆世世享推廣孝思崇長恩厚則羣臣之議不相抵牾而大典可就矣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壬辰廷對

臣恭惟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博考漢唐已然之效下問承

學之臣慊然有師古不自用之心顧臣淺陋何以稱塞抑臣聞自古建議之臣赴功之臣翊扶治道之臣類竊嘆曰

不遇聖主如遇聖主當不自用則言無難行事業無難就

者臣亦稽之漢唐興王雖六七作考論君德鮮能全美是

以規模褊迫而治效凡近陛下寬仁神武對於二五歷代名臣

與羣臣洗凡而破陋以躋至治以迓宏休甚盛甚美臣愚

妄自量奏議度陛下之聖誠具二美何謂二美臣觀比年

有大更張有大施設造命之初慮不可奪一旦事狀陳露

陛下頓悟立改會無留難天下咸曰陛下之無我自昔所

進今不知其幾何人矣四字元作為何其間蓋有違詔令

負任使者陛下察見情偽一子一奪動中公議天下咸曰

陛下之知人夫以無我之量知人之明於漢唐可俯視焉

而臣伏讀聖策曰朕丕承大統命議司牧兆人寅畏嚴恭

懼德弗類是以順考帝王之憲鋪尋載籍之陳奏議求其

可師以濟於治蓋方慊然師古而不自用如此則臣所謂

言無難行事業無難就者捨此時尙安須耶然而十有一

年於茲而治績未進於古下情猶鬱公論猶沮士大夫猶

有懷不敢盡獨何歟或者陛下之所以聖亦所以累盛奏議

聖德歟不自用之心雖能形之於言未能充之於事歟臣

竊迹前事曩者創復發運經營移屯當時廷臣亦有疏其

非是者而陛下姑惟試之終於無狀今謀者有譏矣奏議

將命者有譏矣豈惟朝野誦九重之不吝而服其奏議

字英斷哉雖陛下將自喜矣苟惟自喜是以為累夫夫奏

何有去故之喜則則奏議有圖新之謀奏議抑臣未知來

者之獻計果有以異乎此此奏議否也以臣參之輿言揆

之事情其誕謾苟且舉是類耳陛下捨彼取此而不察其

適相類臣恐後之悔今亦猶今之悔昔無乃以大有為之

時徒費而為改過之日月乎夫以天子聖明春秋鼎盛何

向奏議不立今且二當據改紀歷日彌長歲復一歲改

過不給可不為惜乎漢元帝唐德宗奏議元唐德

不奏議如山遇主如此政復何恨奈何以虛心大度過不憚

改而奏議無字僅足以度越庸主而陳本有充竟無所施也

聽言之道亦於誤者察之耳假如曩者以好邊功誤繼今

言邊功者無遠聽可也反而求之愛根本可也曩者以微

近利誤繼今言近利者無遠聽可也反而求之識大體可

也且陛下何不一思曩者誰爲主張是乎時不再來事且
積廢每試不效曾未決捨已乃數悔而頻改之豈所以圖
全耶臣是以妄議陛下雖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也且
陛下之所尊信所寵任其果以爲皆忠實而無欺乎深謀
遠慮而無敗事乎若果待之如此臣知陛下必已奏議舉
國以授之矣今乃不然雖已尊信已寵任蓋至於論人論
事之際陛下類有執而不從從而而不盡者然則尙疑之歟
夫尙疑其人則必旣見元脫據其情而有猶字待遇如
故委寄如故元空何耶豈非聖明之意自謂吾能知之吾
能駕馭之彼雖欲爲欺不可雖欲害吾治不可姑亦縱捨
而弗問乎以此自恃所患滋大何者聰明所加豈無限極
萬幾元作幾奏議之務烏能徧知陛下之所執拒元缺據
十不一二而轉移侵竊於冥冥之中殆不可勝數矣夫未

奏議補

知猶可耳旣已知之彼且求固凡所以自歸於君上者惟

有恭順耳惟有伺候趨和耳惟有養交借譽以蓋前愆耳

陛下見其如此因置弗慮豈知面從者皆所以爲背違之

地乎苟無誠懇豈足憑藉今予之事權假之歲月足以遂

其私矣徒曰駕馭陰受其害此臣所大惑也大抵使貪使

詐惟爪牙之賤役可也股肱心膂要須忠良用入之道百

王一法不宜以洞見是非易此弗守臣是以妄議陛下雖

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也夫陛下之憊然元空二字師

古豈不曰吾將不自用也然而陛下以無我之量而累於

自喜以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如元誤作始臣管窺陛下

之所以師古是誠不自用耶抑名曰師古而實自用也臣

伏讀聖策曰惟七制之明后若三宗之顯王固本培基則

有務德之君振旅治兵則有雄才之主習聞其號未睹奏議

觀厥成咸有所偏未臻於極夫樂其號而考其成患其偏
而要其極誠如所言信陛下有師古之實矣抑臣有疑焉
何也臣伏讀聖策曰若孝文之德則罪不孥宮不女惜露
臺之費除租稅之征可謂仁矣然而恬芒刃之施釋斧斤
之用惟尚寬厚其威不伸朕以孝文之文也而能厲之以
武不亦善乎臣固知陛下慕文帝之寬仁足以富民而所
闕者武功也且陛下自度所以富民者何如文帝耶臣觀
文帝以錢穀問丞相而陳平不對謂是有司事耳非所以
煩廟堂由是漢之計臣得以自盡倉廩之吏至以氏其子
孫臣不識今之所謂冢宰制國用於左藏之外別爲奏議
南庫者何也且其辭曰經費一領於大農而增羨幣餘之
入南庫受之其名顧不甚美乎然而操制國之權與司農
孰爲輕重增羨者適有遷擢經賦辦否則莫能黜陟也厥

今漕臣守臣類多自營觀此二途

奏議

意將安向奏議是

以比歲經賦日耗而南庫之積日滋大農告匱時捐數百

奏議

萬緡以相補足比及奏聞屢奏議有德色且均之爲

國用耳虛彼盈此竟何謂耶夫兵廩如昨吏祿如昨凡歲

百須如昨而大農甚匱將安取此陛下信以爲版曹諸臣

自賣

奏議

以取辦乎抑甘受闕額擁虛數坐俟

奏議

乏絕

被誅譴乎不能爲此必且他爲奏議作奏議謬巧以苟道歲月

之責是以上不加賦而民生嗷嗷夫暴征橫斂出於朝廷

則羣臣得以論列細民得以赴愬今也州縣之賦一按故
籍無秋毫加益焉而有司巧爲斡旋暗相資奉旁緣科色
誅求錙銖羣臣欲論列之耶細民欲赴愬之耶而獨無彰
彰之名可以指摘奏議所以至仁在上惻隱至矣而澤不
下流是可不爲寒心夫文帝以司農理財至於寡取陛下

以宰相理財至於多取臣故曰陛下慕文帝之富民而不
由其道所以評文帝者誠善矣而無益於治也臣伏讀聖
策曰若孝武之功則選名將討不服匈奴遠遁百蠻向

鄉風可謂盛矣然而積屍暴骨快心胡越財賄耗而不贍

干戈因以日滋朕以孝武之武也而能本之以仁不亦善
乎臣固知陛下慕孝武之雄才足以強兵而所不取者薄

於仁也且陛下選將厲兵亦嘗用武帝故事乎臣觀武帝
操縱將帥最有繩尺一旦乃以愛故欲將貳師夫以帝之

威靈寵一偏將其誰敢議而帝也必枚卜諸將貳師最吉
然後行之誠不欲以女奏議女上子之故弛廢家法抑絕

廷議也今天下之兵不屬之三衙與邊帥乎或云近者禁

扈之除元謀際據奏議正專閫之寄往往由徑抑臣疏遠未知信

否聞亦得之防夫走卒街談巷議以爲諸將平時所以侵

剋廩錢隱占伍籍貿易稱貸以謀聚財大抵將以結交媒

進身耳臣竊憤之夫以陛下篤意戎事妙選授鉞雖大臣

且不預議且不預議奏議尙安有此日夜思念莫執其咎

或者左右朝夕積譽之漸遊談之久亦足以宿留宸聰而

密回天聽耶患生所忽殆不易知陛下習聞姓名忽不以

次用之當是時豈敢有誦言論薦者乎蓋其於簡記之先

借助多矣夫斷自宸衷恩顧歸下賂入私室怨在公家凡

有愛君之心誰忍問此況又奏議將帥素輕士不素附而

欲望其立功靖邊不亦難乎且武帝以私選將猶不廢公

陛下以公用人柰何不稽於眾願得以容私耶臣故曰陛

下慕孝武之強兵誠得其所長矣元缺據奏議補而擇將之理未

盡臣未見其能強兵也臣伏讀聖策曰文者帝王之利器

武者文德之補助也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及奏議服者

大唐之太宗實惟兼之觀其內平禍亂外除夷狄安靖黎

元各有生業史氏所以稱其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

有下奏議也臣又以知陛下小漢家之偏向而想正奏議

按此宋本之舊避仁宗嫌名不必改觀之獨隆陛下之志豈不大而學豈不

博哉然臣據漢鑒今未能無惑而折衷諸唐殆奏議有四

未諭焉夫陛下以古問臣臣不敢徒以古對如陛下誠有

慕於唐歟臣請言今之所以異於唐者願陛下審擇而更

張焉則豈惟如唐將有隆於唐者惟陛下所欲耳太宗諫

官入閣之制非以求諫耶而陛下不樂忤意之臣此臣之

所未諭者一也太宗幕府學士之選非以崇儒耶而陛下

有輕視儒生之名此臣之所未諭者二也太宗感魏證奏議

作徵此亦宋人之言使羣臣不存形迹陛下乃以近名責

避諱不必改臣下此臣之所未諭者三也太宗屈意讐臣而不以秦府

自衛陛下乃以合黨疑外庭此臣之所未諭者四也臣非

但以太宗望陛下者安敢懷所未諭而不試陳於前曩者

議除發運議遣泛使論思之元空一字安正堂本竟刪臣

一語不合往往罷斥甚或流竄事亦少異矣雖然是尚有

可奏議諉奏議者曰是非官守言責也日近除授而臺諫有所

彈奏舍人不書黃學士不草詔是不曰官守言責乎蓋職

分常事耳而夜半一紙忽從中出奏議或廢奏議或逐奏議

罷會不掩辰而吏卒譏訶不容留元作置據輦轂下夫震

霆不及掩耳古所以待桀猾也此皆陛下忠愛臣子進退

惟命安用若此忽忽惶惑民聽哉夫陛下有混一夷夏之

志而不能容一二齟齬之臣將以垂宗社無窮之休而不

能少屈須臾之聽省闈臺掖奏議虛位幾月臣竊怪此何

景而見於不諱之時也太宗獨不怒諫臣乎宮中無髮之

語尙能忍之深知言路開塞乃人主切身利害彼紛紛以口舌爭者果誰爲也臣以爲陛下誠慕太宗當自求諫始腐儒空談祇亂人聽豈惟人主厭此雖稍知務書生固自厭此陛下不與其事其誰念之哉然而腐儒端不可用而不可有輕視儒生之名何也非所以招徠其類也非所以令眾庶見也脫有真儒亦其儔輩或以取輕爲媿而一動歸去來之心陛下安能有之夫燕昭之禮郭隗其虛聲猶足以致士焉有聖人撫御天涵地育而一旦有弃士之名哉且以奏議陛下臨御以來凡所謂陋儒其被戮辱蒙頓挫者誰乎蓋未之見而遠方之士風傳料想往往過當或曰經筵特虛器耳科詔特故事耳賜出身特未混流品耳無乃闕盛美矣乎十八學士豈盡全才閒亦無過區區章句文墨淺事而太宗兼取並蓄厥意不獨爲緣飾也臣以

爲陛下誠慕太宗當自崇儒始夫好名之士貌異奏議作迹似

而心不同如其浮躁剛愎掠美於已而歸過於君誠不足

顧惜也以臣泛觀人才無慮數等蓋亦有介直而不奏議無

隱疎易而寡慮其漏元作溫據言似掠美其憤排似歸過奏議正

者要其存心至拳拳也至不自爲計也若以好名槩視無

乃非所以全愛之乎且陛下亦知其所以失者乎其器度

不宏其所養未厚焉耳夫惟容小所以見大納污所以成

深人主固當有遠過天下之量也儻亦以不推遜爲諱不

彌縫爲嫌不幾於示天下狹耶正使不然而以聖德洪深

責備臣子稍稍矜露亦恐凡百在位俱不足以望清光佐

下風矣陛下將誰與其理乎臣故奏議無以爲陛下誠慕

太宗惟無以近名責臣下可也獨不觀魏證請以諫橐付

史官乎脫欲爭名將以焚草爲賢矣仆碑之讒乃晚節一

恨又何足法臣竊考自昔黨議多興於下何者此人臣相

傾之私而非君上之願也蓋黨成則大官重權利歸於己

誅戮斬殺怨在一人而禍歸社稷若其不成又將沈浮苟

免耳由此觀之黨議成否一無便於上者此太宗所以中

持衡焉無所偏倚以銷伏其爭奏議而和平其心臣愚不

識近日戒奏議令何爲而合黨之言累累發也以臣觀今

羣臣大抵外同內異惟身是計此句下奏議有惟家是計一句何暇相黨

假如議一大政疏一大臣甲纔譴訶乙且退縮其餘立而

觀之耳甚者反是而迎合耳陛下何不審觀比年亦有諫

元作議據一事而連章不置如曩時濮議新法事乎亦有

用一人而元無而字更數手元作年據不奉詔如曩時李

定入臺宋敏求李大臨蘇頌之徒乎亦有逐一人而同列

乞與俱坐奏議如曩時范仲淹尹洙余靖之徒乎正患人

臣不同心耳而陛下方以爲黨此人臣私議於國何利而

可倡於君上哉臣故奏議無以爲陛下誠慕太宗惟無以

合黨疑外廷可也牛李之禍唐之所以亡也豈太宗家法

乎臣伏讀聖策曰瞻言清風竊所嚮慕伊欲規其能事豈

其成績何修何飾而外戶不閉行旅不齎何取何營而斷

獄幾刑措米斗直三錢歟家給人足厥道何由仁義功利

四者之宜當安所施臣以爲太宗能事成績句下奏議有略盡君道一

句不越數端陛下所爲奏議以修飾莫若去其不如太宗而

就其如太宗者捨是將有所營取焉非臣之所敢知也且

陛下試思臣之所未論者其與太宗異果何由歟豈非恃

天資之高明謂天下可獨運而專斷歟昔正觀之初蓋有

以獨運之說惑太宗者矣而太宗卒莫之聽是以後功利

先仁義而收家給人足之效陛下欲比迹焉而下奏議

操其所不用之術臣竊爲陛下惜之方今下情猶鬱公論

猶沮士大夫猶有懷不敢吐而陛下方且顧盼周行類不

適用慨嘆當世殆無其人非以奏議作苟非忤旨而去則曰是

腐儒耳則曰是好名耳則曰是黨耳然則陛下臨事腹心

將安寄乎於是乎始元作雖據奏議正有棄文尙武親內疎外之

心臣豈不知陛下固非好違經常率然然上元空一字奏議作率意改圖

改圖而徒蒙奏議作犯不韙之議哉誠以一時聞望之士歷試

而甚亡具十年以來凡許國者皆不踐言也大功未立萬

緒缺然展轉周回莫能奏議作適與濟是獨非人臣負陛下至

此哉雖然意有所偏則事有其奏議作召禍詩不云乎無田甫

田惟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臣竊憂陛下之他有所

求將以獨運專斷而去道愈遠徒以勞心也且陛下之所

以右武臣未知何如奏議作以也竊聆近制削下拜之禮升雜

壓之序夫操馭英雄亦顧聖畧何如耳安用此瑣瑣爲耶

是固其細者也彼閭閻賔贊之臣肺腑之戚強名曰武特

服飾類焉耳爵號類焉耳彼元作欲據奏議正實安能而陛下優

游奏議作沈釋容與累年之久而再昇之樞筦之地豈惟搢紳

煩言韋布喪氣下至於老兵悍卒亦籍籍後議有侮視不

平之心方當大有爲之時而但曰不必右武誠迂闊矣若

陛下但以名取苟服飾爵號僅與文士異輒取而寵之百

僚之上罷亦不失麾奏議作庶鉞居不足與謀也出不足與戰

也無乃似武而卒非乎夫以似是奏議作武而非之人躡處民

上而曰以作士氣以起戎功臣恐其去腐儒無幾也陛下

何不因羣心奏議作情之所共違而察一意之所獨嚮乎且陛

下清心寡欲不翫細娛彼侍御僕從之臣凡所以承閒而

取憐者一無惑焉則陛下豈偏厚內廷者哉或者徒以好

事遠略好察臣下興興上好字利除害之心動乎其中而

或為容悅者所中耶何者欲擊射之便則不可與外廷共

習欲探伺之密則不可與外廷共議欲用嘗試之說則不

可與外廷共施行勢非此曹安用乎夫陛下用之纔不過

此耳而影響氣燄元作鑿據足以傾人不惟容姦殆且生

患比年羣臣或以言斥或以事斥者相繼也獨侍御僕從

未有聞焉豈在位皆浮偽而彼獨無所蔽欺耶其地密邇

其彌縫之計精也陛下手撓指顧彼因而趨之矣陛下聲

嗟氣嘆彼從而和之矣若是而不能幸免將誰幸免耶外

議因是謂果親之也患且必至陛下何不因羣心奏議之

所共違而察一意之所獨嚮乎陛下聖策之末丁寔於臣

曰子大夫習先聖之術明奏議當世之務合志度元作變

正義其知之矣其明以啟告朕悉意正論無枉執事朕將

親覽焉臣誠淺陋無所稱塞區區之愚獨以為陛下有師

古不自用之心而顧至元作特據於獨運專斷任一意之

所獨向而奏議無忽羣臣奏議之所共違是以下情猶鬱

公論猶沮而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故於卒篇乎奏議獻

焉而不復它云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臣不勝拳拳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表

乾道壬辰進士賜第謝太上皇帝

疎愚之對爰契九重聲教所陶聿來三紀推本功德度越

古今中謝竊跡本朝家法之詳究觀列聖心傳之要規模

一以經術事業付之書生皇帝陛下所以載續大猷曲垂

清問臣等顧遭逢之幸甚而循省之缺然其何稱塞招延

之休徒以生長涵養之澤茲蓋伏遇太上皇帝陛下道久

忘世仁深入人光昭斯文燕及今日退藏於密資萬物於

乾元長發其祥生多士於王國臣等敢不益堅精白茂對

龍光言念何繇庶幾無斁□□士將無負虞舜聰明之

朝遐不作人其敢忘周王壽考之賜

桂陽軍謝到任

湛恩所被樂歲相仍邊境晏然書生幸甚中謝伏念臣超
於寒遠持是空虛懋嘗試之罔功欲自新而無路粵惟郴
桂介在湖湘周職方之所未聞漢刺史之所不察惟本朝
之建國合四海以爲家蓋壤地僅同於附庸則簡書皆聽
其專達如臣疵賤際此休明雖貪假守之榮但求便道亦
有來王之問爰至公車誠世所謂謹守三尺之常而臣實
爲上通九重之始譬諸稊子得言笑於親前意者孤根有
發生之天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不居其聖無斃於人凡
試其外服之勞皆待以晚成之節遂令庸冗亦與寵光臣
敢不言念昨非務收後效毋以己見紛更已便之教條尙
於公餘增益未能之問學

高宗小祥慰皇帝

鋪筵仍几方篤時思鑽燧新烟忽更歲序九重號慟率土

悲摧中慰恭惟皇帝陛下道對百王識高千載諒闇如古
不拘易月之文練祥於今尙損踰年之禮追惟愈遠痛甚
何堪伏乞少抑聖懷紹世德作周之孝特垂天聽徇同心
戴舜之誠

賀登極

揖遜相承乾坤嘉賴謳歌所暨夷夏宗依中賀共惟皇帝

陛下篤生元良遵養濬哲雞鳴而起方趨問寢之時龍躍
以飛俄繼中天之統彝倫秩敘麻服延洪永惟二典以還
亦旣千載於此高皇於漢無神器之傳太宗於唐非儲闈
之正孰與以明述聖自祖及孫當垂拱以襲堯盡君之道
爰詢謀而命禹若帝之初獨冠百王同符隆古臣適際離
亨之會叨分邊瑣之塵跂望清光欣霑殊渥但與林篁之
眾咸有葵藿之心

謝登極赦

維帝出震與物爲春在舜紹堯眚災肆赦爰孚大號寶本
舊章中謝共惟皇帝陛下誠足以格幽明德足以侔高厚
養以天下嗣萬世無疆之休洽於民心思匹夫不被其澤
聿觀載籍具在口儀周有大賚蓋惟初基漢與更始但爲
故事未有重規疊矩一視同仁率循繼照之初備舉好生
之典臣遭時華旦假守遐方葵藿傾陽式謹朝宗之義蓼
蕭零露敢忘滲漉之恩

賀壽皇聖帝尊號

舜薦之天以禹傳九疇之正乾稱乎父則震成六子之功
夷夏榮懷宗社嘉賴中賀共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德及
動植孝通神明素隆藝祖之丕圖昭受高宗之大烈方邊
鄙不聳蓋聞中國之至仁而羹牆靡忘欲行天下之達禮

遂辭尊於南面爰致養於東朝況夫厯數有歸彝倫攸敘
惟聖知聖繼今實爲萬世之休可名非名舍此曷表一人
之意雖六言而甚約與二典以相輝臣假守遐方遭時盛
事上未央之壽正隔於清光說稽古之書尙修於薄伎

皇太后移御慈福宮賀皇帝

厯數有託而伸堯母之尊謳歌攸歸則本禹疇之敘粵惟
自昔莫若方今中賀共惟皇帝陛下恭敬溫文聰明睿智
乃眷壽皇之顧聿懷神器之傳爲天下得其人遂忘南面
爲人子止於孝式奉東朝惟太極之生兩儀與三聖之守
一道未之嘗見可以擬倫臣叨備符分阻陪旅進雖恭想
瑤池之宴與世相忘然永同沔水之宗自今以始

皇太后移御慈福宮賀壽皇聖帝

堯天逾遠方切於追懷文母彌尊益隆於養奉中賀恭惟

上齋文集卷之三十一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躬上聖之質嗣中興之功歷年於茲
薄海無事粵從恭默極爲人子孝之思竟託倦勤決以天
下遜之計欲備東朝之甘旨不知南面之崇高二典所無
百王何取臣叨分符守阻遵周行富貴無足解憂幸粗知
於大義謳歌咸曰與子願永暨於同心

立后賀皇帝

父作子述增光典謨身修家齊匹休南雅屬彌文之具舉
罄羣聽以交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得聖之傳繼天之統
深惟內則莫隆媯汭之風粵自初潛元重塗山之選爰稽
謀於慈極以秩正於中宮於以成未央奉觴爲壽之歡於
以對長樂含飴弄孫之福遐觀往古孰盛當今臣假守偏
城欣聆鉅典但糜元作糜廩稍曾無僕馬之勞當課農桑以
廣耕蠶之化

賀皇后

維帝出震維坤承天宗社榮懷華夷共恭惟皇后殿下
德足以配任姒功足以佐唐虞肇開青宮及建皇極問安
六寢嘗同共子職之勤正始二南又得化天下之道以雞
鳴之盥櫛成象服之委蛇可謂日並月明風自火出臣欣
聞郵置阻預歡呼雖幸雲龍共覩聖人之作自憐僕馬曾
無臣下之勞

皇帝登寶位進奉銀

重明繼照當班瑞羣后之初一德尊天率貢金九牧之舊
上伴銀地不愛寶而後出人不易物以爲珍敢修任土之
儀庸見來庭之義箱篚不腆斧鉞奚辭

謝賜麻日

通天地人大一王之作統協時月日罄四海以朝宗拜賜

甚榮庀職惟謹中謝竊以厯之疏密代有革因原於日積之餘分揆以歲差之眾說及大衍而始定至統元而加詳自有此書莫如今日恭惟皇帝陛下不愛其道以覺斯民比元會之肇修當三陽之總至凡茲敬授皆所裁成徇以孟春昭示人臣之憲觀之挾日誕敷都鄙之和臣敢不奉以周旋勤於勸課及幽風之寒暑秩敘農功同魯史之春秋寶為邦典

紹熙改元賀皇帝

一元之建雖曰舊章二美之并茲惟盛事中賀竊以策書所記年號則多有以守成而愧揖遜之君至於更化則非恣襲之意未若二聖親傳於大寶兩朝兼著於隆名播告多方超踰前古恭惟皇帝陛下審時所上親政於初遠惟紹大業之難近思熙庶績之廣聿稽堯舜之典合為禹謨奄有夏商之年布在周厯臣繆持使節欽誦詔書協時月正日敢有不恭道德意志慮愧非其任

賀壽皇聖帝從吉

三年一稔率古舊章四海八音與民同樂宗祊嘉賴臣庶榮懷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孝足以通神明德足以施孫子宜享厚報而備聖人壽之福宜居常尊而極天下養之歡與國無窮自今以始臣粗知善頌久去周行喜其遐方復見舜琴之御瞻言廣內莫陪漢蹕之朝

賀壽聖皇太后從吉

舜畢三年共為子職漢朝五日燕及孫謀中賀恭惟壽聖皇太后殿下維德是行以慈為寶親見重華之盛永膺至養之榮長樂東朝肇稱於吉禮瑤池西母茂介於修齡臣屬于隰之載馳喜舊儀之復見龍旗鳳扇想浮慈福之春

寶殿玉卮莫扈未央之駕

賀壽成皇后從吉

式協靈辰肇稱吉禮天人民豫宗社延休

中賀

恭惟壽成

皇后殿下周母嗣音虞嬪著德長樂宮之養尚小前規內

司服之衣率循彝典親見累朝之盛永陪慈極之尊臣屬

職馳驅阻前賀舞袞龍相映

安正堂本作照

想觀廣內之儀詔鳳

來翔仰祝後天之算

至尊壽皇聖帝冊寶賀皇帝

親傳大寶懼功德之不宣恭上鴻名質詩書而何愧重闈

燕喜率土榮懷

中賀

恭惟皇帝陛下道配唐虞行殊曾閔

謂孝非直養莫如得四海九州之心謂禮有常尊孰與兼

五典三墳之號寫之琬琰炳若丹青以彌隆報之文以永

昭垂之聞昔漢之尊太上與唐之事明皇羣臣萬歲之稱

早嘗擁篲二聖重歡之頌竟亦磨崖以方熙朝皆有慙德

臣欣逢慶事越在遐方雖揚厲鋪張莫預觀光之列而詠

歌嗟歎曷勝報上之誠

賀壽皇聖帝

元年正月恭上徽稱五日一朝永膺備養乾坤豫順夷夏

歡呼

中賀

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體道之真遺物之累

成功不宰妙合先天之天聖德無稱亶爲眾父之父尙從

人欲爰舉邦彝惟富有四海之內之謂尊惟尊居一人之

上之謂至以言乎壽則斂箕子之福以言乎聖則集孔子

之成肆衰朝野之談兼採典墳之號於焉歸美是亦強名

臣幸際昌朝親逢盛事吉禮嘉禮雖莫預於觀光大書屢

書豈敢忘於善頌

賀壽皇太后

上壽文集卷之三十一

六

慈闈備養聖子垂休權騰桂宮美播玉牒中賀恭惟壽聖
皇太后殿下福爲晉母德配坤元率先釐降之風克諧舜
孝光輔思齊之化丕顯文謨惟重規疊矩之相承致偉蹟
宏休之閒見臣繆持使節阻造朝班聆盛事之鋪張不勝
鼉抃與生民而鼓舞殆若鳳儀

賀壽成皇后

響珮而朝夙嚴內助鑣玉之牒式播徽稱實爲邦國之榮
豈止宮闈之慶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母儀克正陰教
聿修以周南肅雍成天保治內之化以坤道柔順贊乾元
資始之功丕揚宏休允屬嘉會臣繆持漢節阻筵周行聆
顯冊之輝煌預編氓之踴躍

賀皇后

夤奉慈顏職勤櫛縱載揚丕典懽動宮闈彌文畢張薄海

胥慶中賀恭惟皇后殿下母儀範俗女則冠倫關睢自北
而南蓋由正始天保以上治內悉本躬行值冊寶之告成
肅禕禴而稱慶臣阻持漢節莫筵周行聞縟禮之修明與
編氓而抃蹈

壽聖皇太后冊寶賀皇帝

奉長樂之觴制獨尊於文母議曲臺之典禮尤謹於湯孫
儀文畢張天壤交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夙推孝治得自
家傳謂侍膳問安猶想含飴之樂而宅中圖大敢虧報本
之誠宜彤管之巍巍與寶章之焜耀仰瞻慈極夤奉徽稱
臣將指南州馳惊北闕鳳儀獸舞忻縟典之修明螽躍蟲
鳴預編氓之抃蹈

賀壽聖皇太后

太初之有太素莫與同尊文子以及文孫曷勝歸美爰升

顯號用答羣瞻中賀竊以老氏三寶唯聖爲能箕疇五福以壽爲貴克并盛美誕受彌文永惟女史之傳未有母儀之懿恭惟壽聖皇太后殿下行合內則道濟中興與武造周名在九人之列自堯傳禹功爲三聖之參宜極揄揚以昭報稱臣欣逢盛事越在遐方呼萬歲者三雖莫陪於善頌曩六經爲七尙願繼於前聞

賀壽皇聖帝

慈闈就養速辭南面之尊緝典告成恪謹東朝之奉禮文交舉海縣均懽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道軼漢唐行高曾閔謂聖德無以加孝敢忘躬行雖天下不足解憂益勤色養載衍鴻儀之慶常懷雜寢之安臣叨擁使輅阻窺仙仗上萬年之壽莫與晷趨聞三楚之謠第深鼇抃

賀壽成皇后

尊歸慈極夙嚴婦事之誠美播徽稱交舉禮成之慶聲傳桂海歡動椒闈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子育羣生母儀六合采古事而著女則史誦宏休爲京婦而媚周姜詩歌懿範飾禕衣而備養燦玉檢以揚休臣幸際昌期適符明命宮庭雖肅雖莫窺長樂之班原隰馳驅猶欲賦思齊之詠

賀皇后

寶冊揚庭尊歸北闕御輿至閣制謹西廂懽動慈闈孝形薄海中賀恭惟皇后殿下躬履節儉性鍾惠和司服陳儀載想禕綸之敬尙官贊禮負修棗栗之恭式奉徽稱尤嚴內職臣逃聞緝典阻造清朝但揄揚卷耳之詩而頌述思齊之美

六之美

內難言... 命宮...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美辭... 交舉... 與...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表

壽成皇后冊寶賀皇帝

長樂問安重闈燕喜太常議禮大冊崇成鋪陳典章炳耀古昔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盡倫之至為治之原重以離明

方繼大人之照受茲晉福聿申王母之休揭盛典於熙朝燦縟儀於顯冊三宮衍慶千載同時臣阻詣漢庭尚于周

隰麟趾騶虞之化幸際風移雞鳴鶴駕之朝莫陪旅進

賀壽皇聖帝

五日一朝俱享玉卮之奉六宮九御載揚寶冊之文邦國

有光臣民胥慶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重華稽古

正始齊家事親以萬國之歡虞嬪是相夢帝有九齡之子

文母攸同方游神於穆清之宮而垂世皆希闕之典臣繆

叨乘傳適阻稱觴雖莫陪鶴駕之朝觀光禁籞尙能述麟趾之化流詠河洲

賀壽聖皇太后

鶴駕問安夙備西廂之敬螭章成禮尤嚴北面之朝盛事罕聞鴻休疊出中賀恭惟壽聖皇太后殿下助成陰教贊佑皇圖式符坤德之元尊爲聖母爰作離明之兩親授神孫適昭揭於徽稱宜恪恭於婦職臣繆將使指遠去朝行雖莫趨長樂之班但遙賦關雎之詠

賀壽成皇后

三壽作朋備極慈闈之養重明麗正前陳寶冊之文振古所無大邦之慶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虞嬪匹美文母齊芳袵衣鼓琴克相重華之化寢門侍膳聿成正始之風惟二十七載之明昌宜億萬斯年之稱頌臣逃聞盛舉欣

遇明時雞鳴鶴駕之朝雖莫陪於盛事麟趾騶虞之化尙能播於聲詩

賀皇后

徽冊有光尊歸北闕尙宮前導制舉西廂彌文煥然內則嚴甚中賀恭惟皇后殿下贊裨孝治修潔母儀綸程禕衣寅奉執筭元誤筭據儀禮士昏禮正之禮根車羽蓋載嚴問寢之朝式當寶冊之成恭想玉卮之奉臣冒持漢節阻筵周行逃聞縟典之肇修自慶愚生之幸會

皇太后冊寶賀皇帝

書周正月粵若始年建漢長秋茲惟內治三宮燕喜四海瞻依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離明而異齊乾健而坤順共爲子職必有告榛栗之慶彼以婦元缺功必有獻種梓之種眷言中饋聿自初潛式陳玉冊之文用正椒房之號於

以端本豈徒示恩臣乘傳於茲趨庭罔及關雎正始當明承教化之由卷耳審官敢在知勤勞之數

賀壽聖皇太后

慈闈問安夙謹東朝之事正宮備冊載修北面之儀鋪揚典章慰懌中外中賀恭惟壽聖太皇太后殿下德尊聖母

謀昇神孫謂九重端冕之儀早垂內則而再拜執笄之禮

首建中闈既陳禕元缺从衣庸備玉牒臣逃聞縟典阻造

外庭望紫闕以傾馳與蒼生而瞻頌

賀壽皇聖帝

迪從子保喜承長樂之顏先欲家齊親畀塗山之助再揚顯冊盡出宏規彌文畢張率土稱慶中賀恭惟至尊壽皇

聖帝陛下以身爲度於禮不愆凡后妃嬪御之常悉循古制而父子夫婦之正曲盡人倫冀其嗣大妣之音足以正

二南之始式陳玉檢用建椒闈臣遠去朝行謬將使指雖

欲殫於頌述曾莫究於形容

坤象承天甫就旨甘之奉家人正位仍嚴笄總之朝宏休

載揚盛事創見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化由治內道本

家齊謂嗣聖御圖適萬乘龍飛之旦而尚宮奉冊修九重

燕寢之儀式昭六服之常庸備三宮之養臣馳驅周隰瞻

望堯階瞻寶璫之鋪張與編氓而抃蹈

貢金九牧夏統惟新正位太宮周儀攸重於穆椒房之號

有光彤管之書中賀恭惟皇后殿下作配乾潛同功坤載

舜鼓琴被袵克傳媽酒之規禹菲食卑宮實變塗山之美

長秋初建諸夏宗依而中賀父父之尊榮將以垂孫孫之

止齋文集卷之三十一
三
矩範臣瞻言京室頌詠河洲獻種稷於王遙想躬行之事
宋藻蘋於澗益觀丕變之風美食卑宮齊變靈山之美

重明麗正方此第功五口在邊口然冒寵業未免宜黜得

遷之議臣不勝以榮為懼之情中謝竊以萋爾桂陽鄰於

嶺表自升軍額將五十載之間可紀守臣纔一二人而已

然必宣勞而滿歲迺能循次以為州未有即賜除書遂將

使指輒衡陳於當路皆度越缺於它邦周會玉人微亦序

諸侯之上漢置刺史始皆屬丞相之官豈容如臣亦預茲

選重念臣腐儒無用假守罔功勤不足以蓋荒政之愆廉

不足以塞曠官之責顧專城而不理況闔部以安施雖幸

遭時以政拙心勞而見錄未知善後將力小任重之為憂

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自天出監如日委照敬識百辟之舉

無有幽深允釐庶績之熙不遺微細遂令庸冗輒沐恩榮

臣敢不懋明詔條采聽謠俗平頌興積庶將自古以有年

懋遷化居不失與民而共利
提舉司謝賜麻日

夏時三之日振古如茲周麻萬斯年自今以始凡蒙敬授

悉賴裁成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得聖之傳為天所命受三

朝之圖籍罔不朝宗在七政之璣衡皆如軌度迺頒初政

爰布新書臣濫職將明當思考協不違咫尺既同拜賜之

榮敢離須臾而怠觀風之事
湖南轉運判官謝到任
乘傳彌年缺然補報將輸所部滋甚光華中謝惟本朝行

仁政之原自諸道置計司而始孰為之說浸失其傳不知

山齋文集卷之三十一 四
多故至於中興雖懷惻怛之心莫奉丁寧之詔惟聖有作
視民如傷疇咨延紳申固邦本方當講求民瘼之際宜得
布宣主德之才深明盈虛稍務損益顧以茲事付之臣愚
伏念臣學不過於虛談仕未離乎嘗試曷期衰暮偶際休
明且治郡徒勞初無毫髮之效况察州不敏近在目睫之
閒以自知之甚明將大幸之難再云胡墜委得以次遷恭
惟皇帝陛下豈第作人高明覆物謂曠日持久或有盡知
情僞之長謂便道之官庶無數易將迎之患遂令庸宥有
此僥踰臣敢不對越龍光勉旃駑力苟不至之絕以口貶
屯所之憂則有條便宜當漸爲來者之計

湖南提舉賀會

元缺據
目錄慶節

太極之生兩儀尊無與並高高之呼萬歲喜不自勝中賀
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德配百王心游太古行堯之道

莫測於聖神薦禹於天復曰於順受適紀誕彌之且永膺
滋至之休臣將指荆湖馳心魏闕曰曰爲壽雖莫綴於清
班石崖可鐫豈敢忘於善頌

湖南運判賀重明節

地闢天開聖作明述於赫重離之運有來載震之祥中賀

伏以禹相舜歷年之多武繼文受命之固昔嘗聞於六藝
今親見於一時恭惟皇帝陛下允執其中華修厥德敘時
五福豈惟綬有夏之疇與我九齡抑又過成周之麻臣濫
將使指管簡睿知若帝之初雖阻闕庭之觀禮如山之壽
但瞻衡嶽以爲詩

重明節進奉銀

後天祝算既同嵩嶽之呼任土貢珍爰致荊州之品前件
銀氣鍾清淑產類朱提侑萬年之觴深慚微幣得諸山之

養願賦休祥

丙辰賀瑞慶節

長發其祥自一陽之生子誕彌厥月當六位之成乾宗社
寵嘉華夷欣頌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時又剛健日新
省事清心獨冠百王之上深仁厚澤丕承列聖之傳於萬
斯年自今以始臣頃叨虞侍最荷簡知屬當去極之遙阻
在奉觴之後昭回下燭常對越於奎文舞蹈詠歌但懇然
於堯壤

丁巳賀瑞慶節

地闢天開爰紀大來之慶川增山壽成輸美報之誠中賀
恭惟皇帝陛下典學光明性原溥博澹然無欲哀六藝以
自怡聖矣不居守舊章而唯謹是宜誕爲民極永荷天休
臣介在遐陬阻陪盛事每慙隆眷曾無比上之一編竊幸

餘生猶有華封之三祝

戊午賀瑞慶節

聰明作后聿開出震之祥祿數在躬有永後天之算中賀
恭惟皇帝陛下宅心慈儉玩意穆清承列聖之儲休輯兩
宮之燕祉誕爲民極長握乾符臣夙荷簡知久違抃蹈嵩
呼萬歲欣盛事之難逢天保六章愧隆恩之未報

己未賀瑞慶節

萬年景福誕膺天授之休四海歡心姑盡臣恭之義中賀
恭惟皇帝陛下道無偏陂學有緝熙燕及兩宮增聖圖之
廣大陶成多士粲王度之清夷肇開震夙之期永享熾昌
之壽臣蒙恩至厚抱釁深積五稔之凌兢無一毫之覬
幸衣冠甚偉雖阻預於耆英猷畝不忘但欣逢於華旦

謝中書舍人

代言之任與政相通顧惟何人亦在此選中謝臣聞惟虞夏商周之世有謨訓誥命之書至於兩都亦稱七制要是人主猷爲之盛見於儒臣文字之工惟其相遭是以不朽然則鄒枚而下詞藻豈謂之乏人魏晉以來號令不聞於傳世雖僅存於職掌曾何補於治功洪惟本朝追並隆古慶祿元祐之際豈非千載之一時歐陽蘇軾之徒故有六經之遺意式至今日作興斯文由此觀之則臣幸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虛心無我立政惟人方且視民而如傷未嘗以位而爲樂凡所播告無非休明臣敢不益勵初心以期後效必也緝熙光明之學至於令終庶乎草創潤色之文可以行遠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拜命衡門備官璧水書生已重公論謂何矧如庸虛有此踰越竊以祖宗家傳之法學校風化之原於其訓迪之臣王可以考論其世故儻具員而亡擇欲首善以何繇永惟韓范歐富諸公當國之間則有孫胡石李一時作人之盛如某者學不足以適用才不足以及人固知迂闊於事情豈敢覬覦於宦達營求末第政未免於爲貧往敘遐邦祇自虞於見短徒便於此遑知有他引而置之薦紳先生之林從而付之規矩學者之事還觀所缺豈惟獨慙推本自來或者上累但揆之進退小己以無稱報爲憂然較之重輕公朝有收疏賤之美徒抱私誼重違元作遠模某官直

道事君清議在上察見頽俗杜絕倖門每於斯道寂寥希
闕之中鬱有前輩扶持興起之念與其妙選以得口孰若
兼收而示公意有所存人不暇計爰俾凡質亦叨誤恩敢
不體悉深知循其素履門牆愛博願悉略其奔走伺候之
文農馬口口庶少盡於洒掃應對之際

答釋褐黃上舍

伏審課最于學爵命自天口口推高旁觀嗟異且取士必
多其節目而後進而授官亦積夫元缺口口歲月以爲勞
雖哀然舉首之艱猶越在外服之久未有口口從於口覆
禮又爲之特加卽賜恩綸遠分師席某官以口口之彥收
中雋之功因難見奇凡舍矢以如破制勝有道雖注元缺
從陳金而不昏某究觀當今科第隄防之詳口口口口寵光
度越之盛尙勉終於遠業用增重於諸生

上福建安撫梁丞相

道德文章以此名世公侯將相於今幾人偃四海之經綸
需一方之膏澤善類太息下僚敢私某官剛大而沈潛高
明而慈惠貴極三台之上猶如書生謙無一日之長隱若
敵國事有關於消長身不顧於是非粹遇人情之未嘗徐
圖天意之自定勳業藏於不覩議論付之將來昔王文正
之終相天禧爰弭寇丁之爭韓忠獻之獨畱康定式邁范
富之歸蓋嘗夷考舊聞仰止先哲悵此意之莫嗣微我公
而安歸是宜再調化元一定國是肅口口口口之雨
風朝宗百川作中流之砥柱某適與走趨之口口口口在
之詳與其從元戎十乘之游輝光自近孰令在口口口口
之數穹壤攸同暄冷未齊霖潦將作伏乞俯從民口口口
太和

與福建柴運副

風憲一臺句首元空二字按此爲四字句當空歸於正空一字而歸於正三字當有訛誤豈

於太句有老成典元誤刑莫刑挺松栢而後凋抱圭璋而不

琢承宣准右之言入覲明廷嘗建久長之策所

以不推愛爰命嘗中於機會薄物細故

不登於簡書眷言其句有訛誤莫若國家之重然居糾

繆繩愆之任則無服讒蒐惡之諷句有訛誤方平之遺發大臣

景仁深陳其非是邢惡之追窮往事句有訛誤尤論其不

公於大雅之寂寥俾善類之安輯意已句有訛誤俗難異言某

既疇昔之依仁矧繼今而受令願言終教吾之全歸

與福建陸提舉

功名富貴不知幾人儒雅風流自有定論當致後生之敬

豈云屬吏之儀某官志古而通今方中而圓外詞章近於
大雅議論接於前聞及從南渡之老成不數東州之輩行
餘輝映物有晉七賢之遺風數語名家非唐諸子之末伎
是宜次元鳥生民之作薦園丘清廟之休而乃袖手旁觀
用心更苦退老鑑湖之曲與世相忘行歌蜀道之難令人
太息萬里來歸之晚羣公迎勞之勤胡然湖山忽已歲月
雖所臨之幸甚將有識之云何某志在從遊乃今受察十
年始見嘗有感於斯文一紙自通輒遂忘於不肖

與福建錢運判

爲貧擇祿幸察於寬朝同正置員獲依於德寓忘其恐懼
繼以歡愉某官老成典刑儒術潤色自昔連萼世有令名
於今薦紳孰爲先進荐揚華貫甫直禁林方闊步寵光之
時乃遠懷流俗之外自攬湖湘之轡復還閩越之轅清風

彌高善類太息然而弭伏澆訛之習布宣寬大之條若有
隱憂不事表襮雖周王人特序諸侯之上居之甚謙有漢
刺史不察黃綬之風欺者豈忍眷此意之常在當古人之
與求某昔嘗侍瞻今在按撫願言終惠式俾依歸

與西外知宗

誦玉牒之名講聞甚久閒會幸之口欽慕惟深晚得所圖
逝將既見某官出於帝系及見老成人物典刑可想承平
之舊才猷蘊籍固宜宦達之難口嘗得之士友之閒而與
間於議論之末薄物細故皆有定口數日間居他無惰色
宜爲宗盟之率以顯邦家之光永惟維城之所以強周下
逮磐石之所以安漢上實念此今以屬公某口知書意粗
好問學每於前輩願在下風矧惟謀食之家口眷依仁之
便以累年瞻望之弗及受教可期口平日見聞之未嘗悉

心以聽

答桂陽趙守

交贄閩山幸微名之惟舊問津湘水將觀政之有期辱騰
翰之先施朽風猷而增感某官宗盟領袖朝路羽儀典刑
蓋得之前聞事業未量其遠到溫恭爾雅在二南公子之
閒樂易宜民眞兩漢循吏之選永惟昭代克壯維城大連
十州小乘一障以固磐石之勢以綿瓜瓞之祥眷言賢勞
越在邊瑣有書生而繼此將輿論之謂何如某者筮仕匪
多才賦甚拙徒以諸公久憐其家食遂令一介嘗試於邦
條欲其蒙成可不終惠方剖竹合符之始采切凌兢惟甘
棠所茂之餘尙堪憑藉

與湖南潘安撫時

燕及庶邦實恃元侯之重瞻言當代誰如舊德之尊迺以

諸生來爲屬邑心獨自喜口不能宣某官以大雅之英得中庸之學跋彼羣老淒其百年自昔聲名非故國喬木之謂於今輩行在中流砥柱之閒永惟衡嶽以南荆州之鎮荒地弗治欲稍如閩浙之區足兵何先正急此湖廣之賦孰爲二者之善計以副九重之至仁於以煩公蓋將託國有如樸楸亦預驅馳上之不能宣中和樂易之風下之不能及期會簿書之事爰從初口良有後憂口口口未知安仰口緣幸會忽過所圖逝將聽警欵以自寬抑口口分守而不敢口憐拙學之由求從政之長庶俾愚蹤口口口譏之致

答楊知錄

地方千里豈無問政之人天各一涯未有納交之日遽蒙朋翰良慰面牆某官以湖海之豪擅搢紳之譽繇淵源之

實學出文字之緒餘閱過千帆不作積薪之歎功收百戰益知游刃之才蓋有志於淑人亦何心於試吏永惟舊郡粵自熙朝與計偕者閒歲有之能宦達者於今罕甚文物不競國風所關不資先進之賢曷振清流之望口其弗友迪以多聞固假守之急先亦口居之口口嘉賓可式庶幾多千口之風獄事所容奚止元作問蓋元作至按此用曹參傳宜蓋公之遺

蓋公之遺

不圖行李遽辱華牋以高誼之相先知衰悰之不敏喜於

既見誠無異於著義之詩愧在後來恐未免有積薪之歎某官汲古之學濟時之才藹然桑梓之評籍甚搢紳之譽循次而進宜在衮衮臺省之閒有懷不伸尙爲青青衿佩之伍雖名教之可樂而師言之不然顧此面牆曷堪乘障

聞風而悅乃於此以定交寡過未能宜如何而加教徒藻飾之已過曾切磋之不聞儻未療官尙可及橫經之日庶其問政幸毋如傾蓋之初

答桂陽王教授益祥

內交邇止曷勝借助之私辱贈勤斯迺見相先之誼未知所報已足自寬某官學造淵源文有根柢以其邁往不羣之氣見於嘗試已效之閒露學校之一班輒先課最對闕庭者千數獨以昌言卽初筮之已然何窺觀之不可顧如假守於此依賢乘障實難面牆是懼事多踰度孰如旣見之詳學亦空談未必可行之實政須眾智以迪微明載窺正始之音殊識起予之意不有師儒之託良繫民心尙資經術之餘以飾吏事

答桂陽吳贍軍畿

思先生

陳本

而不見雅有典刑以平昔之所聞今爲僚友

方將分半席之共事

元作謙

雖以自

寬未知所報某古之業濟世之才淵源所漸接嶽麓

再傳之緒指顧而定成桂林三捷之功雖文章不露而世已驚然禮義無愆而人何恤徒以同門之故肯爲筓庫之官悵此風之缺然得吾黨而幸甚矧惟乘障憂在面牆撥煩攸難寡過則未事皆踰度孰如旣見之詳理亦空談未必可行之實政惟求助奚止納交以先辱之勤斯知邁歸之邇止可與其學儻惟嘗事洙泗之閒不卑小官則豈但爲趙魏之老行以爲請言不能宣

桂陽謝室

元服

執

起家爲守曾何勞能便道之官徒以貧病雖君恩之不冒皆廟議之獨憐竊以自昔大臣加惠多士凡待以晚成之

器則養於煩使之時功如曹參才若賈誼開清淨之道必去齊而後能陳治安之書非渡湘則弗克矧惟此意施及中人自非偷安盜不感慨某官以毋我之學成代天之功一紀於茲曾莫窺其愠喜百工所職初不失於重輕乃如疏愚尤所幸蓄雖嘗試之不效而作成之有加某敢不佩服深仁圖惟薄效儻報三年之政遂及終更苟有一日之長敢忘大造

與湖南張運判續

三館題名誰非後進六條問事日有先聲凡同衡嶽之盟悉仰皇華之庇迺如獨喜則倍羣瞻某官當代典刑本朝經行卓爾達尊之德藹然爾雅之文方獨步於英躋已遍儀於清貫富貴利達不知兩蜀之幾何議論風流當自三蘇而至此是宜次玄烏生民之頌薦圖丘清廟之休胡然

江湖久矣歲月還驅九折流俗以衣錦而爲榮閱過千帆善類於積薪而加歎萬里來歸之近諸公迎勞之勤豈外計之無人况裏言之有味推之在昔多收歲晏之功意者由今竟爲海內之福某以空疏之學當凋敝之餘每事面牆所憂末路孰謂夤緣之幸迄應慕用之私自其初筮以微名亦既終更之知免然而願言受業曾未及門與學省之青衿摩挲石刻及天涯之白髮奔走學口永惟修敬之口併誦屬心之久儻辱以書生之故不宜口口若責其口口口口則有餘罪

與衡州劉守

進謁賓屏圖納交而弗果分符郡寄欣問政之有鄰爰修使聘之儀以篤邦聯之敬某官絕人德業康世才猷有聞無聲擅圭璋顒印之望何鄉不可見淵泉溥博之功謂宜

上廟朝論思獻納之班何獨宣湖海豈弟和平之化方當
綜核尤重外庸蓋國家所以進賢而皇上於焉注意況江
亭遺詠邦君實王佐之才且郴岸瞻言刺史有巖廊之具
永惟自昔是用煩公將期年報政之時奉尺一賜環之詔
若某者空疏末學齷齪散材乘障何堪面牆是懼譬諸弱
植固欣依松柏之高正使澡身猶慙厠珠玉之側佇誨言
之惟服儻官謗之可逃同寅協恭匪一人之私義比小事
大向往昔之通規

與郴州丁守逢

一星於茲久不造下風之請百里而近今迺同與國之盟
卽其講德之詳重以納交之早心獨自喜書不能宣某官
學本六經才兼數器每懷往事欲收南渡之功名若論後
來不數東州之輩行越在外服竟無裒言宣勞蓋自於青

衫養望殆幾於白髮陞華延閣盍歸西省之班服美長淮
迺掌北門之管胡然自詭復此遐征避名湖嶺之閒用意
市朝之外令人高仰舉世誰如若某者疵吝之餘空疏如
故冒來乘障憂在面牆不圖雅故之交而託提元作撫封之
近屈公於此將物論之云何知我者誰亦已分之幸甚何
絲隙地之遇薄敘小邦之懷膝閒於齊楚之間盛衰則異
江別爲滄浪之水源委攸同徹元作名之初歸德彌切

謝潘安撫列薦

舉最有三罔功第一雖未嘗於推擇終自切於依歸伏以
叢爾桂陽已非古郡析郴置縣與廣爲鄰周職方之所未
聞漢刺史之所不察蓋厥壤處諸華之裔而其君視大國
之孤嘗因壁記以泛觀自升軍額而枚數安正堂本作舉中興至
此凡六十載之閒善狀爲誰纔一二人而已閒或收效於

上齋文集卷之三十一
毫髮曷嘗挂名於齒牙未有當路爲之同辭刻章至於專
達越在它邦之上突如今日之榮豈無賢勞堪此寵異昔
方岳攷績於僉言以見公春秋予人至特書以爲貴儻凡
流而與此將公論之云何如某者才不逮中學非適用早
嘗困於鈔槧晚但謀於稻粱豈謂誤恩遠叨假守元缺從
陳本
意所勇敢動違小吏之規理當便宜輒束拘儒之見徒勤
無補將罪是求矧惟郡計之空重以歲功之薄欲罔民而
何敢懷言上以無絲惟有再三以乞憐庶幾萬一於免戾
居常自謂殆非巧宦之宜爲已乃不然竟以拙誠而見錄
某官當今先進薄海達尊覆護諸生不遺餘力扶持斯道
如有隱憂每於眾好惡之言獨有公是非之意始以致曲
將如萬折之必東迨其既孚則併一談而弗破遂令庸陋
亦被甄明某敢不更體深知益堅晚操處非其據幸而轉

敗以爲功歸潔其身當務以退而爲進

與湖南沈安撫樞

大邦維屏眷言衡嶽之雄元老壯猶簡在甘泉之舊先聲
所暨羣聽已孚連十國以相歡獨二天而尤幸某官居今
大雅當代達尊風流蓋接於前間績用莫詳於己試世方
倚重儼然綺里之衣冠人忽爲危閱盡翟公之賓客雖三
已而何愠無一辭以自明上獨知心晚將其事況民庸之
愈偉曾物望之誰如嘯詠東嘉粲塵闥而可數指麾鄂渚
寂井竈以無譁爰進陟於西清尙來宣於南服求之輿誦
謂歸袞之奚遲揆元作
撥以比年宜召還之相繼蓋有定論

豈曰退征某甚矣面牆於焉乘障意所勇敢動違小吏之
規理當便宜或束拘儒之見徒勤無補將敗是求豈期末
路之難乃有萬閒之庇顧惟列郡共瞻周使之光華孰與

某者不足比數最蒙保持每口綸告之四馳喜視元作等

夷而百倍況每蒙慰藉有周南留滯之詞而迄值亨嘉在

泗水朝宗之數輒因賀牘併敘感悚口傾之私數宣罔既

賀留右相

恭審漢揚大號晉陟中台以薄海之具瞻知本朝之永賴
共惟某官蔚於雅望度越前修明允而寬慈精微而廣大
德兼賅美在伊尹惠夷之閒學貫羣儒無程氏蘇臣之辨
若論行藏之晚節則明義利於秋毫自其厭直於甘泉亦
既見思於宣室而乃越在外服殊無裏言獨上簡於帝心
迨其圖於邦彖永惟論相粵若淳熙弄印十年曾缺員之
弗補致身二府必詳試而為真率以序遷誰其特起召從
帥閫謂見大夫之無人擢貳樞庭出諸君子之不意訝謨
屬耳績用藹然遂繇同列以先登竟與舊勞而並命昔有

因夢卜而見用世曰宜故公不以日月而為勞事適類此
矧屬壽皇之高蹈欲傳神器於初潛斷自淵衷託之聖子
可謂千載明良之會兩朝社稷之臣廊廟為之光輝華夷
為之震盪某嘗瞻英衮及聽明綸累洽重熙何幸值九官
之盛至愚極陋庶將安一介之私

賀王參政

召從外闈入告嘉猷擢真上宗晉參大政其惟某官受天
開氣為世宗工粵來脩門以踐禁嚴率本直道而聞海內
每陪國論持平於左右大夫之間及沃上聰致戒於君子
小人之際仁必有勇知無不言是宜簡在於帝心相與儀
圖於宰事蓋冊書所紀亟稱節誼之闕然世道相違鮮值
明良之會永惟前代孰與熙朝嘗於疇昔以觀人不待急
難而求士處屨全盛則范韓四傑之為元祐清明亦劉呂

諸公之故徒以行藏之節初無夢卜之符有如下風無愧
先造矧屬壽皇之獨斷欲傳神器於初潛亦既多賢能堪
大計先定朕志雖僉其於詢謀素高此人乃卒煩於調護
可謂非常之寄託又將□□□□□□又將下元徑接之心
中無缺字按又將句
當缺□□□□□□□□□□按此二字當與之義爲
五字□□□□□□□□□□後卷真神宗既改平生自附固深知久要之心
奉道方亨宜上體明亡之義或即移用此二語秦道方亨
宜上體明亡之義故但申於賀幅不敢布於私衷

賀葛同知

大號之敷元權攸寄宗社於焉增重華夷之所具瞻某官
天下達尊生民先覺才濟其美可謂故國之世臣行歸於
周不忘平生之久要至於善藏諸用自牧以謙本其視韓
魏欲然之資養其過孟賁遠矣之氣利惑而不動位尊而
彌恭與人同功則急所當先之義下士折節有施於不報

之仁蓋昔或以一長而過人而公迺兼眾善以名世足以
任重穆乎師言是宜簡在於帝心相與儀圖於兵本况甘
盤之爲舊學初無說命之三篇鄼侯之爲宗臣亦藉商山
之四皓未有早翊儲闈之正晚陪神器之傳寵光獨隆載
籍鮮儷必有非常之報稱又將不次以登庸某久辱下交
最蒙異顧附青雲而後顯慙非士君子之倫藏尺牘以爲
榮徒有兒女曹之感

與湖南監司賀冬

觀臺以望日增一線之功衡岳而南天與九州之幸皇華
所庇福履攸同屬乘障之有拘欲稱觴而靡及某官當今
先進薄海令名以宣慈惠和之資膺咨度詢謀之寄將明
主德既孳育於羣萌對越天休斯朋來於不祉凡在具依
之列咸輸善頌之誠寧復久居鴻雁劬勞之野定應亟入

上齊文集卷之三十三
三
騏驎供奉之班

賀正

六轡驅馳閱勞使指三朝圖籍趣會王正連十國以蒙休
并一談而稱慶某官達尊之德爾雅之文議論蓋本之歐
蘇風流尙想於王謝道關交泰旣上當君子之亨義取觀
頤宜明享聖人之養聿新歲律茂介春祺某最被深知尤
虔善頌越在外服雖頌花客次之無絲幸爲諸生將摯菜
師門之有日

除提舉謝宰執

旌之邊瑣界以使華已弗理於專城將何施於列郡雖極
矜憐之感曷勝慚愧之私切以蕞爾桂陽介於湖嶺中興
至此凡六十載之閒善治爲誰纔一二人而已率皆久矣
然後序遷未有輒爲富路之聯越在它邦之上重念某疏

愚如故衰情有加徒緣知己之多亦忝牧民之寄惟其迂
闊初無文具之可觀或有便宜正恐官謗之不免及此殊
渥曾未前聞雖幸拙誠見錄於清明之始但虞小量自顛
於盈滿之餘以寵爲驚未知所稱某官弼亮二聖整齊百
工秉國之鈞自具瞻而下遠使人以器嘗易事而兼容故
所甄收及於微陋某敢不更堅晚節上體深知平易近民
以將明於隆指劬勞安宅庶補報於秋毫

取感而與交代張提舉

不能勝任愧見旁觀何至乏人濫爲嗣掌矧嘗受察以公

叔而同升竟復蒙成荷子文之必告積此私感難於具陳

某官大雅典刑故家文物造微之學至於殊塗而同歸正
始之音可以一唱而三歎所宜路門委講詞掖敷言可使

書生不立五經之異庶幾帝制尙追三代之風方當歸報

而停驂姑自總銓而寄政某最爲晚出辱在後陳周雅肆
三偶值勞還之日蕭規畫一遂爲代價之人敢論伯仲之
閒但有子孫之託

謝沈安撫

爲十國之連治無善狀假一封之傳寵有誤恩雖庇賴之
如初而僥逾之已甚未知報所誰實使然某官多士宗工
吾君舊學如周保傅如漢老更輟從清禁之班畀予中權
之寄自其分閫曾未淹時五嶺衡山藜藿不採三江彭蠡
舳艫相銜凡昔謂之盜區迺今歸於德寓粵若藩宣之眾
矣誰如威望之巋然雖二老盍歸而此豈久居之地然一
夔已足則他皆不置之官矧如某者竊爲稻梁濫分符竹
方恐嘖言之未免豈期最課之已間竟因借勢之私輒備
聯事之數自知甚審公論謂何與文子而同并詎敢衡陳

於先進喜樂正而不寐諒惟辱在於諸生聊布謝悰他圖
幸會

謝沈安撫

除目何因必有蒙成之故司存匪遠可無告至之儀況嘗
試之尤難實講明之是賴蓄疑欲問請閒可期某官年高
德邵實大聲宏老成典刑非喬水之謂故國師表言行乃
砥柱之在中流正虛當宁之懷聊借上游之重昔者高宗
之思舊學光武之訪故人恨不同朝與之分國如公間望
視古等夷方兩地之闕員必九重之深意某從游最久聯
事奚堪以乘障之未能而察州之豈易亡專對四方之具
自視歉然惟充戎才乘之依願安承教

除自何因必有蒙成之故司存匪遠可無告至之儀況嘗

試之尤難實講明之是賴蓄疑欲問請開可期某官特達之資後彫之操績用莫詳於已試風流蓋接於前聞老成典刑非喬木之謂故國師表言行如砥柱之在中流方虛當宁之懷暫借外臺之重自其弭節曾不厭時五嶺衡山野無曠土三江彭蠡步有新船以當路之誰如宜他官之不置如某者依仁則可聯事奚堪雖驟乘以甚榮而面牆之加懼不能專對況詢謀爰度五善之難何以克終惟直諒多聞三益之助

治狀不如寵光先被雖同功一體且不可以偏施況從事獨賢抑奈何而倒植有來謙問徒厚慚顏某官一代之英萬夫之望蓋大雅典刑之攸屬將中興勳業以爲期定交學省之初聲華甚早出守邊城之上羈阻略同屬茲兩郡

之彫然重以比年之歉甚動有契闊相爲隱憂滿紙細書凡欲言之必盡汎舟相繼靡爲惠之不周粵從魯衛以至今曾謂湖湘之得此遂令不敏亦苟無虞每也伎窮念安得廣漢以兼治胡然課最願迺令雍齒之先封相公論之云何懷自知而甚審謂我宣勞而弗遜因人成事而無言雖則善鄰可想見貢公之喜至如將母亦嘗聞子厚之風積愧之多臨書罔旣

治狀不如寵光先被揆之愚分豈無愧於積薪意者德鄰

嘗有心於推轂粵來謙問益感衰悰某官大雅不羣成功可紀本其素履有嗟兮麟趾之風試以專城殆莞爾牛刀之戲期年於此績用誰如以頌聲載路之傳宜召節自天而下如某者學非適用才不逮中曷堪一障之乘徒藉餘

波之及遂令不敏亦幸苟安節以下而無譏自知甚審鄭
有功而見後公論云何尙期未替於邦交庶幾可明於使
指會言伊邇屬望惟深蘇軾之屬始以再進欲榮爾中

與湖南范提刑仲藝

寄元作宰

旅不居過家蜀道師言未穆弭節湖陰夫人以

引去爲高吾黨以留行爲幸矧如聯事昔在從游某官經
明而行修宇定而光發以中庸大學之旨究觀九流以國

風雅頌之文奄有眾作周行斯久譽處誰如徧細

元作抽從陳本

石室之藏分治天官之目上方鄉用胡自喜於懷章公固
倦游然重違於追璽永惟先正名滿天下亦越太史動合

古人時則有若熙寧元祐之閒位皆不過學士諫官之選

惜者舉世至於渡江歸然門戶之存籍甚弟兄之望猶未
大用顧且遐征四方典獄之官於今不乏故國世臣之謂

舍此安歸某空疏如初衰情已甚自別脩門之後浸亡當
世之交曾謂盍簪於焉乘傳惟無補一毫之故人其謂何
乃有來三益之期天實爲此

此齊來三益之賦
世文交會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日甚自賦
...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啟

答王簽判

貴名方起誰不納交暮景已侵胡然辱贈豈左右之過聽
以往來之游談否則好謙元作謹將以大顧此道之不作
當古人而與求某官學足以逢原言足以行遠博極百家
之說斷以中庸奄觀三變之文歸於爾雅如追逐功名之
會則從容議論之流嘗試緒餘蔚為舉首況迺占五緯蓋
荊州分野之祥而其應三魁皆嶽麓同門之舊天無虛象
事未前聞永惟興宋以及今僅見聚奎而有此信如公等
端為時生曾謂陳人可堪華問某方恨盡簪之無所不圖
乘傳之有期先之報章行矣拜況須乃留更僕盡問他日
之行藏恐不俟駕車已繫吾人之消長

答長沙宋知縣謝解

譽處甚休計偕何晚聞之有識僉曰攸宜共惟國家之多賢本於科目之取士蓋以遠大之業在於章程之不違招徠之公甚於聲譽之兼採所思當作患亦多新進少年斐然之作不必能得故家舊族試可之才誰爲羽儀增重場屋某官中庸之學爾雅之文奕世源流一家機杼士無知己固宜連枉於有司人亦勝天豈能厚誣於君子矧如門戶屬此弟兄蓋嘗聞乾道于佛之經尙未繼天聖元缺按此用宋祁與兄祥同登天聖二年第而祁本爲第三人事今以意補之三人之選惜者有日意其在茲某偶因乘傳之來遂託口口之舊喜於善類上賢能再拜之書憂在瘵官無直諫多聞之友

賀范提刑

目錄下有交制二字

慘別吳門未知後會來宣楚甸乃與旁觀爰方拂篆之初

采甚盍簪之喜某官清朝聞望昭代典刑富貴功名雖今多士風流蘊藉如公幾人蚤結聖明之知浸躋華要之路過家上冢陳義固高攬轡登車須賢爲急言念江湖之阻嘗煩廊廟之憂茲惟祥刑可以弭盜荷吾使無訟用能鞠草於圓扉則人自不寃安得弄兵之赤子少屈以此遊歸有期某嘗託下風又聯小事平生久要誠知不遐棄之心世事多違恐有毋疾驅之詔

答諸郡賀冬

十國爲連仁聲相逮七日來復福履攸同乃如蒙成敢不胥慶某官以搢紳先生之望爲五等公侯之尊政與時新既於昭於永譽天惟民視宣茂介於鴻休過當作適觀上考之間卽對遊歸之寵某相依幸甚善頌云何敢以景於南至去極漸近之占以爲剛自外來爲主於內之應

與目錄趙安撫賀正

作答

元年正月肇開與物之春同姓一家均被自天之祿迺如胥慶矧在焉依某官以當代之英作大宗之翰如晉二文而受彤弓之賜如武五宗而分赤社之封方茂對於寵光用直乘於穀旦某幸聯小事竊借餘光喧馬盍簪遙想朋來之頌燕毛序齒宜過天損之班

與張運判賀正

判曰錄

元年春正月式會乾初名卿材大夫宜居泰內迺如胥慶矧在同寅某官累朝故家多士先進以道山蓬萊之舊出董計書以國風雅頌之流下行吏事方直乘於穀旦將茂對於龍光某偶託下風每資餘潤豈徒使聘致憶別之雙魚所冀工歌聽勞還之四牡

答郴州丁守

見面未見心昔尙牽於毀譽同功而同過今迺得於戚休永惟世道之相違大抵交情之不篤苟如失意卽杯酒以相讎借曰故人曾綈袍之足戀孰有惟鄰之厚見於方事之殷况復蒙成遽先濫賞公固察此有分財自予不以為貪之風人將謂何蓋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之類幸而論定竟以功遷是特九五知人之明與夫二三執政之力曹丘未見人皆多季布之賢狗監不言上必重相如之賦何卑謙之已過謂竊誦之云勞無故得之不勝懼甚恨正安作幸其人來謝初非求安世之名好以事爲功正恐獲高止之罪願言深戒庶以相安

賀劉殿院光祖

光奉恩綸進司風憲上念深矣師言穆然某官高明有融中立不倚學得其要宜在四科之閒論歸於平不致九流

之辨而又養以靜重發於謙和白肅朝端益隆物望往者
一臺之長取諸三院之聯蓋啟沃帝聰必獻納司存之人
而維持國是宜名實上下之孚豈曰序遷政惟眾允矧屬
清明之始方須是正之賢疇咨百工誰克堪弄印之選孤
立一意公素有埋輪之名爰舉宏綱以聳羣聽行述百年
之憲遂躋三事之班某辱在下風頗蒙異顧雖上體朋亡
之義不欲自言至荐叨器使之恩敢忘歸德

賀林察院提

光奉恩綸進司風憲方棘闈之試士豈無周行以烏府之
須賢曾不竣事上念深矣師言穆然某官薄海令名當今
大雅以運量不窮之才而養以靜重以正直無偏之操而
發於謙和雖未結於主知固已孚於物望永惟國勢莫重
臺綱何近事之不然而缺員之弗補孤立一意公素有埋

輪之風疇咨百工誰克堪弄印之選除書所播羣聽無譚
某早辱下交最蒙異顧平生自附固深知久要之心泰道
方亨宜上體朋亡之義

除運判與交代傅提舉伯壽

筮蹟周行屏爲後進觀風漢部愧在前陳雖忻道舊之有
期亦懼告新之無狀靜言久要欽遵肯來某官學優古人
文妙天下以大學中庸之旨究觀九流以國風雅頌之音
奄有眾作科名甚偉譽處誰如徧紳石室之藏分治天官
之曰爰方鄉用胡乃倦游永惟先正徇國之風不數宣和
在庭之士忠孝奕世莫盛於一門出入三朝未離於五品
士方太息公已遯歸某瘵曠之餘覆護何幸况尙聯於小
事而近託於下風然陽子之去春陵遂著壞麻之節而賈
生之對宣室訖蒙前席之知恐公此行孤我所望

擢居刺舉方忝攸司就畀□□安所部固已見大造保全之意或者資晚學嘗試之能伏念某語道茫然涉世疏甚意惟竊祿以爲暮年餽粥之謀勢可投閒庶遂平生筆硯之樂豈期遲晚乃際休明起十年家食之人拜三命踵來之寵分符共理信撫字之徒勞乘傳察州於建明而何有矧今漕事絕重他司督九郡之民庸餉三流之禁旅承平既久不出數端所當取之名中興以來未免一切不得已之政況地控湖嶺俗雜民穰正須通變之才以權損益之術有如無似深恐不勝某官盛德愈恭虛心並受以其便於遷徙庶免新故迎送之勞以其習於見聞或得利害廢興之實遂令庸散倍費生成敢不博詢所長仰副茲選邊鄙不貲雖無軍旅乏興之憂銜轡甚寬庶免煩難見短

之責

謝侍從

倘敷監臨缺然補報陞華餽運益不自安靖惟厚幸之由端有裏言之助伏念某庸疏已甚迂闊奚堪少所爲燈火之謀大不過稻粱之利偶緣場屋之困嘗錄於宗工遂免州縣之勞浸陞於臚仕今已過望他無覬心凡其竊祿以妨賢特以便私而畢志不圖殘枿晚多雨露之恩所恨罷駑終乏風沙之力矧此湖湘之寄久爲江漢之口宜得通才以膺隆委職在辨護則有遲鈍不及事之憂誼當激揚則有姑息以愛人之患持是書生之短責其吏事之能處非其宜懷以爲懼某官言爲國是志與人同苟聞有時輩之名則取作朝家之用乃如愛蓄尤切吹嘘某敢不知所感輿勉其偷惰雖無補秋臺之具安能及人然未先朝露

之年敢累知已

賀丁郴州除湖北提刑

筮言穀且泄止崇臺便道之官不待上漢庭之計入境問俗已來宣周隰之勞先聲所孚羣聽咸若某官器愈大而不能受才無施而不宜欲請長纓宜雲霄之可上尙分半竹胡州縣之徒勞蓋口口口其老成而上益詳於試可果煩以四方之典獄俾洽乎累政之深仁問平反幾何人豈特庭闈之喜得參錯十數輩當知江漢之靈某阻自口車欲馳聘介以浙東西之雅故晚更知心於湖南北之司存今當取法

賀留左相

孚號昕朝正名台極兩宮嘉與四海榮懷恭惟某官德盛而禮恭功大而心小誠身有道非聲音笑貌之閒事君以忠在期會簿書之外自持國柄益叶師言至於散植壞羣而無智名哀窮悼屈而無德色燕及憂隱薰爲豐穰于以成正始之風于以答重華之意爰被殊常之眷竟膺虛左之求夷攷前朝蓋有不備官而專美迺如近制率嘗與次輔以同升舉世翕然惟公宜此某辱知最厚頌美尤勤況未免於驅馳尙有煩於顧恤雖多病早衰之故欲陳力以無堪然大書深刻之傳或託名於不朽

賀王樞使

疇庸左轄正位中權渙號之孚羣聽惟允某官直方以大中正而通德雖盛而愈恭義可爲而必勇功名自許無愧社稷之臣富貴不渝尙餘湖海之氣自參大政益展壯猷苟利公家寧顧便文之計務先天下不知折節之難于以成正始之風于以答重華之意爰被便蕃之寵進專宥密

之司聞之師言久矣上意蓋小宰若今中丞未日柄臣而
太尉爲右丞相厥有故事將以託國豈惟本兵佇聽文德
之麻以祚中興之運某辱知最厚頌美尤勤況未免於驅
馳尚有煩於顧恤雖多病早衰之故欲陳力以無堪然大
書深刻之傳或託名於不朽

賀胡參政

擢陪大政就翊洪樞二柄同歸四方歸重某官才全而德
懋實大而聲聞尙友其人皆前修之輩行事君以道必平
昔之規模永惟絕俗之資實有格天之業宜簡知於睿主
遂夾輔於昌期而況瞻言坤維代有人傑范蘇二氏緝熙
元祐之休雍衛兩公弼亮重華之盛以是邦之問學知今
日之訄謨若乃大明生於東伏羣陰於將旦九河注之海
屹砥柱於中流則在公身尤關世道某側聞渙號倍激懦
衷雖深知久要之心而敢犯朋亡之義愛之莫助有懷未
免於感興老矣無能所恨不堪於驅使

賀丘侍郎

顯承天寵晉貳地官渙汗之揚師言惟允某官清朝偉望
昭代英才風人二雅之文皆有典則方伯三監之效蓋出
緒餘頃從畿甸之聯來定曲臺之禮凡所建白色動冕旒
立皆施行功在宗廟矧是遠交之好誰如專達之才豈煩
使之徒云將寵光之狎至求諸掌故在此勞還屬省禁之
缺員宜周行之循次上方弄印謂見大夫之無人公未入
疆出諸君子之不意徑從絕域遂扈甘泉以睿簡之彌勤
非民曹之可久某受知最厚贊喜實多公論不誣猶日用
賢之晚交情所屬政惟行道之難

上嘉王賀冬

鳴鑾順動舜禹交歡鏤玉崇成姜任胥慶直惟元子對越
昌期宜膺萬福之同允屬一陽之始恭惟皇太子大王仁
由天授學本聖傳語及三宮亟見津津之色講聞六藝曲
垂臺壘之聰惟有德以彌新將以當作剛而俱長哀時丕
祉爲國元良某辱在隆知可無善頌今夕何夕當觀乾健
之潛藏雖休勿休更玩震亨之修省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手書

與王德修

伏承歸舟解纜不勝瞻依之至人生不足把翫一別輒數
年能復幾別令人愴懷惟學問同源在彼猶在此也前輩
所謂野色更無山斷隔天光直與水相通足以自慰釋耳
某還家才此數月觀書雖不得如台山靜僻然亦有緒左
氏課日趣就候書成萬里相寄兒亦當終我易傳也大抵
周禮古文尙書三代之法存焉讀者未易造次且如禹貢
州末繫河先儒固曰運逆三逆當作道三於青州達濟揚

州達泗荆止於南河雍止於西河則以爲受上之爾不知
此正裴耀卿節級轉輸之法不以江人入河不以河人入
洛洛人入渭賈誼云漢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爲奉地

元缺東南邊三字及地字並據賈子壹通篇補

致輸非是豪傑之見略與古準牧誓千夫長百夫長之下口言庸蜀羌髡微盧彭濮諸國何

也左氏謂蠻軍不陳蓋無預於三軍口之以待令者也杜氏於春秋晉人姜戎一義亦得此意今人元缺從多言常

平出漢耿中丞顏祕書且以為權道不知常平乃口法周官司稼所謂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出則減價棗斂則增價

余也是非常平乎自鄭氏以出其斂法為解後人遂以周禮耳句有孟子亦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野有餓莩而

不知發今又作益食貨志作斂是也載師所征稅或二十而一或二元脫二字十而五自漢來諸儒因此疑周不純

用徹法亦輕重非二等是又失之不考凡征於載師皆非謂在野受田之民率土官賢疑當牧所食公卿大夫王子

弟采地耳凡此其收之民則什一也而自以其租歸公上

則別以厚薄勞佚為差輕或二十而一重或二十而五此冢宰所謂邦中四郊稍甸都鄙之稅與萬民九職諸侯九貢各調度耳漢律諸侯王自有少錢亦其租之所在也

答潘叔昌

周禮妄意熟讀豈敢言它委訪綱領闕然自失往年薛常州先生問天官一編參之漢氏自宮衛分領光祿衛尉府藏分隸司農少府一官分為數卿天子之奉又皆為私錢之屬王后世子各養於冥宮謁者奄官亦散它局此紐一解未易操制隋唐之際殿中監內之吏作矣古人制度豈容輕改竊意天官而下往往盡然左右抄拾漢晉以來下及五閏官制幸以薛常州之意一一尋釋得其離合切告條示亦欲共講之爾

與吳居父直問

元缺居字問字目作與吳居父按居父名瑤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四

載据嘗見止齋教弟子禮又云陳集有同吳直閣書即指此書也今据補又按書中所云來京都獨造窮巷賜見事詳吳子良林下偶談四
据慈福吳后親姪故有外戚貴公子語

某賤不肖其所與游皆田野布衣儔類之士未嘗從王公大人之後蓋謂之賁倨不可就見況敢望其卽我哉來京都足下獨造窮巷夜叩門而賜見焉其行不以車馬其謁不以爵敘其簡牘不以記口凡所以加乎賤不肖者願王公大人不能得之於其門弟子乃今愧昔甚矣小人之懷厚誣當世君子也蓋聞口口之化於貴公子見之外戚立傳自秦漢始王道之行壹口口口之爲此也將有繇然者矣君與相急士於其公貴家口蓋爲口於其私而一介之士無遺焉則國欲無治不可得也矣一口而關風俗係治道則豈僕私幸亦豈足下之私爲口口德不肖誠謂非僕私幸且非足下之私爲惠也寵光之未口戒令元作之不

趨宜弗之罪是以敢遲遲而往也雖然施有所不報扣有所不答將以成其人之賢名元作多而陰觀其向背戰國從陳木諸子爲之孔門無是也僕雖不肖敢不謹於禮其將擇日口戒拜賜於下風

與林安之

中間作誌仲書極欲如吾安之二三臭味脫去鄉邦來客山國庶得淡中之腴尋承已過巖下良用缺然安之飯之粗足亦屑就何耶僕久厭此如沐漆解去無由耳比來新昌亦欲漸與人疏稍回鞭策自警督視家居良爲未便然每念呂后劉歆輩視張子房揚子雲眞自苦者要之兩翁意未易與兒女道故雖未便樂也安之乎子眞知味者南坡茹菜動踰月無憐色與友生語率不十四五相唯諾惟吾安之有間如響天姿如許加之小自警督當入張揚會

中謹勿爲劉呂輩以兒女語相甘誘落身杯酌閒某無過人但知非輒深悔恨亦漸去舊習矧如安之相愛之篤不知其言之苦亮之否

與鄭景望少卿二

拜違誨席六七載百無一進獨幸於毗陵從百九兄百九兄謂薛士龍

游半年平生氣息爲之遲緩推挽之賜何敢廢忘中間託子之命仰見盛德簡在宸衷可爲天下賀簿書之勞

非所以溷儒者比來轂下傳聞傳謾詳密不見端口私用

慰釋雖然百九兄元作書蓋期望不但此愚見偶合故未

敢深喜也百九兄屢不應書自敵已猶倦况違尊者乎又

從縣口請祠爲禮率直如聞朝論頗不相然臺符徑至殆

非初心而得書願欲一來捨昨就今或者胥失近知扁舟

赴約計已合元作全併得此消息馳報千萬詳審勿使易來

難去甚善甚望芮祭酒僅及家易簀劉大著王詹事皆竟

不療海內賢者相繼彫喪令人喪氣張侍講方結主知忽

刺遠郡呂博士亦悼亡暫告未果復入年來所得師友亦

次第渙散如此劇用無慘職元作議從陳本罷還家了親事益遠

得御儻憐其不自棄而終教之時賜尺紙略去少喪之辭

直下砭針則千里猶膝下也

拜違誨色忽復旬歲中閒兩辱墜教一一具報後許簿報

書亦嘗略布淺漏以求是正領令嗣書缺然不至左右爲

之歉然建寧附問又嘗以大賢推轂不苟之意爲請殆言

輕無效許簿亦不欲復以上聞焉爾垂諭得喪順正自是

天資頑頓不甚領會世閒羞辱一事非敢以爲學力也見

性之誨敢不從事蓋讀孟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

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則學

也

力亦至矣猶以爲與孔子異然則士之任可謂甚重得其
一二以爲盡在是端不敢也或蒙索見前二書他有以警
策毋惜頻示何時扣繫臨紙惘惘

答天台張之望

始僕讀足下所著書心許之亦心疑之繫辭篇末輒略去
世俗相贊稱語託古致規以觀候足下之志嚮深淺堅脆
其虛受我耶逝將與君咨其所已至者而講求其所未至
者其不悅辭我耶余豈舍之望者離未必合合未必相忘
越期年足下果復攜書已來且以先君子故弟之奇之遺
稟與其季氏所爲文十餘篇以相寵僕不自知釋然以喜
非特喜足下亦喜吾交道之不阿素心之幸見察也且足
下之書其於歷代傳統正偏南北宜宗宜絕自漢晉以來
諸儒去取異同是否可以立斷其於春秋三傳諸家章句

孰得聖人意孰不得聖人意參互往復辨論務明白乃已
要其歸大抵貴平而惡鑿不以私意傳公道若足下之學
可謂博且篤矣入適於用矣僕雖愚頗好古道及其文辭
凡今以是稱者未有聞而不慕慕而不求交者也況得如
足下惠然肯顧先施而過賜之者乎宜一見顏色趨向已
決然猶因請而後明逾年而始信甚矣吾未知足下之所
歸也況足下容貌不能逾中人言語訥訥無以自表見卒
然遇之庸常稠眾中猶若人也先儒之論正統者歐蘇張
陳數公皆已名世春秋之學至程氏胡氏義精矣今人固
習聞其人而好尙其書然猶曰吾方有舉子事未暇盡讀
其視足下書何如嗜古者不必利於今足下其知之歟以
僕觀先君子書究其淵源蓋以樂貧賤尙志節爲家世然
則足下宜知之矣誠知之吾冀足下之無悔也無悔於今

必有傳於後吾所望於足下也雖然僕所望於足下者又進乎此矣足下偏親在堂急朝夕之養卒卒引去有懷填然曾未究竟相期秋風不遠千里僕所謂咨其所已至而講求其所未至者有日矣僕雖愚敢不修飭以俟

與鄉守曾仲躬

瑞安腳剩錢知蒙台慈除免甚厚又分給有次第仰見明遠千里無蓋傳聞尙悉輸往年夏秋租將繇省符抑漕檄也如漕檄度惟深仁必有以已之果由上來將何以示惠蓋積留而頓取之則昔日之奉今日之困曾不如勿倚閣也明道先生嘗於新法中曲折便民蓋大君子不願法如何於其中爲致意則雖微惠猶無虐是道也非吏部將安望歟受知之深敢爾喋喋不以爲僭易將博訪所以爲使者嗣告

與閩帥梁丞相論耆長壯丁事

切見熙寧保甲法行始以保正副大小保長代耆戶長壯丁承引催科之役至元祐閒復差耆戶長壯丁法其舊以保正長代耆並罷紹聖復雇役法再以保正長催科口其保正長不願就顧者依舊召募耆戶長壯丁以此福建路耆戶長壯丁往往與保正長並行不廢然其所以不爲民病者以其猶有顧錢也自紹興十年以耆戶長顧錢撥入經總制司窠名十二年又併壯丁顧錢撥入總制窠名由是江浙諸州耆戶長壯丁並廢惟福建諸州至今有之某照得福州官司檢驗緝捉催率勘會煩重之事必責之保正副大小保長而耆壯時時以縣司帖引追係搔擾夫役不給祿誠未易論然州縣曹吏日在官府猶可以繩檢讒訶之又不比耆壯散居鄉村爲害元作寄編戶莫知禁止也

以某短見宜如江浙閒事例一切廢罷毋重爲民害亦仁政實惠之一端矣

答長溪王佐

目錄作任之

某無以愈人獨博交當代賢俊之心出於天然雖以之得謗訕或相背棄不悔以此凡先生長者往往見察幸肯與之游而士之好學者亦或過聽以爲可師友也而欲與之游向者臺評云云誠非過當然初不知其中實無所有偶然得此而遂疑其挾此以傲物也訟咎以來不敢復從羣眾妄出已見論事是非與人短長但杜門讀書不則熟睡足下迺欲舍几筵之奉從我於寂寞豈非益其疾乎息陰休影已出下策足下願秉燭而照之此某所以辭不敢也因事懲艾當蒙亮悉然厚意不可虛辱繼此惠音不以淺漏將必有以奉報

答林宗簡

下問甚善古人之不可見所以壞人心者非一端也受田百畝皆足以自給嫁女無過純帛五兩無圭田則不敢祭薦魚菽而已舉一隅則他費稱是而自喪祭射鄉器服已上率數百家合力爲之每與一事閭里其其勞以此皆農夫也而其秀民得從事於學蓋二千五百家而後有序三年而興之是謂草澤之士於公無廩於朝市無制其升於國則異是其從公卿大夫之子匹學校者固有廩矣其市朝固有制矣士之子恆爲士不敢舍而之他也漢承絕學之後猶謹鄉教授之法而取士以戶口率不敢開游士之禁唐之四門學所謂俊士者則四方之所升進餘皆品子自國初以行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向之爲閩蜀唐漢僞官者往往慕化從順願仕於本朝由是家不尙譜

牒身不重鄉貫以此得人而其流弊則在今日又自熙豐變役法而鄉邑之豪無以自見嚮度牒而隱逸之路塞罷學究而椎魯之徒無所入若此類不可徧舉於是舉世悉由於進士合四瀆之流為一川而歸之海其不放而被原野乎今其勢極矣度其變不遠上之抑揚闔閭恐非人事也

每與一事與疑與之誤

答朱文昭

書問闊疏未有似此別者然得之往來人知讀書著文不休亦足慰釋披元作披所覓字帖具審所論誤不少其意若欲續史家之緒又極忻快未得即觀遙想增氣耳某窮日益甚意思卻不銷沮年來反覆古者與論當世之務頗覺嚮者鹵莽思得故人其論此往往隔阻每一上心於邑移日近到東陽哭呂著作墓又迫蕃叟弟葬先叔匆匆過歸

疲頓不少且復休養幾時或能乘此暇日訪我仙巖之下何啻百紙相煖耶西漢士大夫深厚其季姦臣擅國羣盜竊號而名卿大夫擇君而事之於是中興光武規摹窄狹而士氣薄矣晚來名節之盛要是衰俗一舉不勝散為吳魏之役率多喜功自見其不肯叛去者南陽一輩耳往時嘗說西漢無節義東漢有節義殆未深考孝章一變明光之政漢祚遂微孝章誠可恨其不可裕後傳遠者大抵明光之為也攝位元缺從古喪禮也蘇氏引之未當若周公誕保七年豈是事例魯隱當國攝云者傳從其初言之也

答遼舜丞

目錄作遼舜資按遼遼並姓氏書所無疑當作遼

下諭律學極見詳博所欲著書無惜蚤下筆因以見寄前書云云正以方今功業當付儒者自建隆創業嘉祐守文熙寧變法宣政召禍其間盛衰何可勝道建炎諸賢豎立

亡幾紹興季年粉飾已過上元在上句獨慨然有元作克

廣文聲之意而書生承紹類皆齷齪以至今日吾黨宜究

觀大方深求□□□□則講求廢墜以興文物如來

示亦將次第舉之耳不以爲不足學也

答賈端老五

去載蒙肯來相與於寂寞之濱荷意不淺淺髮齒衰改無復他覬儻假之年獲與士友共圖不腐於經術之餘志願足已閒居須課一書要當自古文書始踰年便可到春秋之末而及通鑑可也益熱未知會期願言加愛

別去殊恨匆匆以循陔之念不欲奉留然終不滿也左傳

且孰讀見得隱桓以前僖文之際哀定終篇無慮三變綱

目則成書舉矣其它依經爲傳文無虛發優游不迫而意

已獨至蓋非二家所能及非一二面剖難以筆舌盡也茲

仲諸友已決謀遷書院於先人壠下以爲來歲過從之地

入春便下手春暮當奉約矣

蒙恩守壘交游借譽之力多矣幸甚以感讀左氏書頗有

條貫疏示於所當報已一一據見釋其左方有一二條似

不足口疑也若今年了此書開歲便可從太史公史記下

手陳了翁云譬如緝麻忙復暫舍暇而續之自成長條不

忘室銘纔就卽附上應不但已也

近稍爲眼昏花不能苦讀書每客去則玩想向來所誦習

自娛空娛上元不足爲念也示諭看過左氏傳甚善疏問數

條只是小小事自未是穿貫五霸之變五霸功罪未分則

東遷之不競與歷年多處未見著落春秋固是聖人經世

之用要其託史見義以五霸爲據案而左氏合諸國之史

發明經所不書以表見其所書因五霸之興衰究觀王道

之缺則戰國之事起周亡而秦漢出矣此其大略若夫精詳非面莫究太史公書又以接尚書春秋之統緒而下逮秦漢其用功略與左氏同而不敢比擬元作擬春秋是以變為紀傳世家書表耳何當合併其論其指從陳本

讀史記甚善然有猥駁奇怪之疑何也獲麟以後孟荀推尊孔氏明禮義之統紀二子死百氏益亂真老儒如浮丘伯伏生之徒區區於秦楚之際抱經自口而其力不足以發揮前緒緒上元

何孔安國戴聖戴戴下元空德毛萇元作莫並出各有所著而又未能合羣書為一削其不合以存其合者太史談

有意矣然六家之論猶崇老抑儒遷卒家學乃盡口百家之精而斷以六藝易本田何春秋本董仲舒尚書本孔安

國禮本河閒獨恨不見毛氏詩耳蓋其融液九流萃為一

編罷黜雜論自五帝紀以下盛有依據荀卿之後僅見此書耳其論五帝云百家元作再蒙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摺

紳先生難言之書缺有間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則所得多而自負

亦不薄矣惜自班固看渠不過妄有瑕摘後生沿習遂成牢談千五百年之閒此書湮晦正賴吾黨自開隻眼不惑

於紛紛之論謹勿容易便生疑薄也老矣不能自白於後世常欲落筆少發所自識破者為前哲出氣因循未果近

諸友為遷仙巖書塾於屋西偏今未就工後月足以奉盍簪之歡得三兩人相助檢討便可了此一項冬閒肯來同

社幸甚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蓋自齊魯燕二三大國州牧之境總之周南召南也當文武成康之盛天下有二南國風而已江沱漢汝諸詩不言其封君甘棠雖美召伯而不繫之召是時安得所謂十三國風者哉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邶鄘曹鄘特微國也而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六

手書

答黃文叔

三監班固說非是商都六七遷皆夾河是後東徙朝歌周自岐

嘗爲商畿甸近服者皆命之三母弟自荆以南蔡叔監之

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國管則管城霍所謂霍太山

也其縣地廣不得爲邶鄘衛明甚三監誅廢晉衛始皆爲

諸侯蓋有管霍之地而蔡嘗空置矣後以命其子仲其他

則齊魯燕二三大國州牧之境總之周南召南也當文武

成康之盛天下有二南國風而已江沱漢汝諸詩不言其

封君甘棠雖美召伯而不繫之召是時安得所謂十三國

風者哉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邶鄘曹鄘特微國也而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六

國風以之終始焉蓋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始無統紀及其厭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匪風下泉有若曹鄘然君子以爲是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以幽終風以邶鄘嘗統治於衛既得之矣以其封滅不見於傳疑爲虛置之國且諸侯封滅不見於經傳何獨邶鄘春秋鄘鄘特微國也陳本改作春秋亦無邶鄘誤是不足惑也雖然以爲周公封建之說則又不敢不告且周官封建自鄭氏汨亂之而其書迄不見信於世古者建國率小大相維其邊國皆大國也故寰內則以家邑小都大都爲中外之差寰外則以諸男諸子諸伯諸侯諸公爲中外之差禹貢亦云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以一服爲率正此說也鄭氏攷之不詳輒以大司徒測地制域以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是爲分地推之他

書不能合則有夏商三等周更置五等之說則有周公斥大九州之說則有其半皆附庸之說則又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之說至於改定經文以七伯爲十一伯之類臆決彌甚數說不暇盡論凡試以典命司服大行人司儀諸文攷之則封國三等至周公不變其小異者公一位諸侯伯二位子男同一位耳蓋周未有爵爲公者必若宋杞而後爲公周虞皆爲天子三公而稱公非有其國而子男獨多職方氏云凡邦國千里千里云者以每服相距言之以其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此下元空二字從陳本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且周未有封公者則通一服之地小大國之多寡以是準凡爲侯伯毋過十三三千倍之男又累倍之其在經傳晉爲甸侯曹爲甸伯班班可考他如顛與在邦域鄘無賦

於司馬者何可勝數而附庸不與先儒以八州爲千八百餘國固繆以春秋僅有一百六十餘國亦繆僕固曰惟賈生最得其意自司馬遷以下往往爲經生所亂不敢不告也至如乘車之限祿食之等無足深言者且書不能悉計高明必有以推見之區區所陳勿爲他人道幸甚

答陳同父三

某尋常人耳蒙老兄拈撥最早而晚又爲正則推作前輩行此二三年間雖不鄉進而交游殊未散落皆二兄之賜獨恨未及與晦菴遊講求餘論如人一身血氣偏枯以是脈絡未相貫穿而愚見復調干書不如一見終當相就不欲以紙筆呶呶其閒以辭害意失之遠矣老兄懸度而欲附之下風此意厚甚而不敢當也往還諸書熟復數過不知幾年間更有一番如此議論甚盛甚盛然朱文占得地

段平正有以逸待勞之氣老兒跳跟號呼擁戈直上而無修辭之功較是輸他一著也以不肖者妄論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此老兄之說也如此則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功有適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朱文之說也如此則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遠以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則是人力可以獨運以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遠則是天命可以苟得謂人力可以獨運其弊上無兢畏之君謂天命可以苟得其弊下有覬覦之臣二君子立論不免於爲驕君亂臣之地竊所未安也以兄之奇偉適不如樂毅論之迂闊朱文之之下元缺一字按此下無缺字朱文上或當有以字且正大適不如王命論之淺近是尙爲有益於訓乎且朱文便謂兄貶抑三代而兄以朱文使五百年閒成大空闊至於其閒頗近恐爭養心之平何必及此不得不盡情以

告然勿爲晦菴言之徒若犯分也
自七月閒病暑幾殆凡事盡廢蔡直之到闕欲附數字猶
未能自強也贈仰嘆故何可勝道專人惠書就審訊後尊
候萬福慰憐之至各年半百餘歲不過一再相問勞無由
聚頭又堪嘆意也某昔者何所有今者何所進自是老兄
諸人過相拈撥每自謂人品極是尋常而亦礙人眼孔端
是友朋捧擁之過近來衰情益見天道尙思而好安無復
更有他念來書方以爲課進豈以爲尙妄意當世乎然老
兄之論要是顛撲不破若得人之伏不免背去求一喜之
遇隨手敗闕只是侵砌鬪合工夫能有多少光景往時曾
與東萊語及非來復安得浸長老子極以爲然所不識亦
與來意略同否然非劣弟所當言請置是事元晦往復諸
書何嘗敢道老兄點當得錯只是書中詞氣全是衲子當

元缺從

陳本

面棒喝元缺從之語不應寫在紙上一便傳十百

便傳千豈可不忍耐持擇言語卻乃信手添起後生胡亂
模畫而元晦亦趕趁出了無限不恰好語故亦爲修辭之
難而輒進區區之見老兄旣嘆作附勢令人不敢再三且
漢唐事業若說並無分毫扶助正道教誰肯伏孔孟勞切
與管仲百里奚分疏亦太淺矣暗合兩字如何斷人識得
三兩分硬有三兩分功用識得六七分便有六七分功用
卻有全然識了爲作不行放低一著之理決無全然不識
橫作豎作偶然撞著之理此亦分曉不須多論但老兄任
直不能廉纖自占便宜其閒時有漏氣言語元晦執以見
攻蓋是忠愛然亦緣要攻老兄漏氣去處遂把話頭脫體
蹉過此劣弟愚陋之見若兩家元不是如此則是智不足
以知兩家耳初非有輕重抑揚之論也

自兩婿入館繼以遷徙少定欲遣人問應之報有意外之
撓方謝絕人事無從問訊且道遠不詳本末無著力處但
與老妻日夜懸念長吁竊嘆而已子約來言事已明白不
墮小人穿中盡室驚喜嗟乎怪哉老兄直至此也天之生
才不遇則亦已矣閭巷蟻蝨之徒時欲置之罪罟若非朝
家以不殺士爲國是法令明具有司其能不元缺其能不
三字從陳本放手生事耶兄當未易免禍吾輩平時每欲望人度死口
寬繩墨以便功名之士由今觀之口士以此免不知幾人
則議論誠難事耳又況朋友滿世一旦有緩急束手無策
若衰朽尤荷親愛亦不過呼冤叫苦與坐視者無異卽知
老兄負謗負累奔走鄉曲之急直是枉御舉此兩端方服
前輩遵守三尺不敢放開一線穩便語頭又居鄉如處女
雖親戚在縲紲之中或不營救迺是知時識勢非苟然也

老兄數年以來再脫於禍目今亦只得還他本朝學者轍
樣將秦漢閒士大夫公案一切封起未當其位屈著頭合
著眼杜門燕坐以養和平之福而已浙西別業稍有倫序
漸爲擇鄉之計尤所願望某腐生之說雖可厭薄然不到
老兄之前他誰敢言者急時坐視慢時以空言相切某則
自知罪矣幸察至望

與王亞夫運使

某竊惟宋興之初藩鎮專命擁財以自封靡爰建將輸之
節以阜通天下之有無雖自一錢以上名曰係省而州郡
之闕一仰於部使者四方之計口至於三司或累十年不
省而藏富於外臺不可勝計中更變亂於是口口元於是
之閒缺
二字按缺字盡歸公上而漕失其職往往僅同催綱督租
當在是字下

祖宗所以懋遷南北均調內外之道缺矣台座以耆明之

望簡自聖裁畀以總輪之寄豈與循次而進不得已而授者同日語哉講究顛末還之國初不勝士友之望前書所布自倉司發之尙爲涉越今台座事也留意幸甚辱在愛子不當因賀但奉腐熟之談輒申前稟伏紙僭越是懼

答丁子齊三

示及新篇意趣閒淡然詩律更當進步子齊德性器度絕過倫輩而區區猶有增益未能之望則磨礪乎事業奮發乎文章也古之大人未有不兼通此而後可以應天下之故者以曾子守約之學而曾子問一篇自禮之窮世故之變悉講而後已以此可以推測孔門之傳也過節儻能惠然一來各進所見幸甚舊學典刑日就寥落非壁立自信安得脫世閒波蕩某老矣所覩朋友其發明之無任引領下問讀書譜近方脫稟自畫易至獲麟聖賢調度盡在此

卷若從頭商推得到分數則異時出處定不草草以此益要團欒如來論也書譜又辱爲之敘文意俱盛前發藝祖

以來諸賢又及邵氏經世書前輩未曾提掇中間一二處未穩更刪定方可游誠之恨未一見向薛常州每每稱其

爲英才緩急可倚仗

元作伏從陳本

間與張欽夫相聚甚久欽夫

幕中得其助爲多鄭四三丈爲福建倉失此良友深以爲歎子齊旣與之處若下人不真不得其精要當切思到底日月不可悠悠聞子約見子靜陸丈不受其砭又是意氣未除子約之凝滯非陸丈不能剖斷得下其他空疏之人又不可入其陶冶楊敬仲尊禮子靜如洙泗此必有以得其心者曾往扣其本末否某甚恨不得與諸公相講切追憶伯恭景望二賢於丁酉聚首之時不覺悽然除夜有懷一章豈能無意詩三百篇大抵喜怒所作要不

失其正讀楚詞漢賦建安五言吾輩可謂首鼠畏禍夫畏禍豈所以待寬時耶近日士友相厲多說無圭角此是大患知者一向沈默不知者固有所激昂以要君爲利爲利者負國沈默者謂之何哉六朝人物區區中原之念見之寢食今日舉子握筆作場屋文字者未嘗肯道其名字獨不謂不能撥亂反正其人固不足道耶吾輩爲漢民將十餘世而使吾君忍恥事讐垂六十年而學校鄉黨晏然無進志其大者則率其徒爲清談文摘章句小則學爲詩文自娛當此時吾黨與士友不變其說謂之波蕩此某所爲懼子齊勿以爲疏也幽人貞吉勿事奔競之謂若曰時事不得講人才不得評則非古人之意平生讀書亦以爲理義如此足矣杜門以來大覺不然子齊試以堯典至平王文侯之命商略古人所以處興亡盛衰之變有人則濟無人則否此事占田地闊不應碌碌休也相愛之切怛怛彌甚惟吾子齊志在本朝故盡布之不必於不相知者道也文季口手自足受用未必聽朋友之砭器遠於足下信厚異時出處其相規約若子齊話頭止如向來所云非所望也蘇黃門晚節甚慙於東坡以溫公待小申公如許至變法時每苦晦叔太懦力量眞難事耳

與林懿仲

某凡九手餘日始達官下十冬雨雪難阻萬狀回想閒居士友團頭之樂不可得已桂陽本一縣置吏養兵與賦輸視他大郡民力重困至於甚不能平則或騷動非其俗喜亂也至此逾月狂無見囚而訟牘但田土典賣不明等事蓋朴魯耳唯是舒藏盡虛蕩無綱目而檣檄如織官兵持

通券責償者累月正使收拾得到亦無以供之是則可憂

也湖南諸郡劉子澄最善政竟不能免蔡直之邵陽次之
亦有不樂者今春臧狀未必調一言勞者何以勸乎勿爲
他人道幸幸

淮南不知此去當如何錢幣一事想已動搖了人情朝家
方揀過不暇應置此未經念要是便錢務最佳俟稍定試
拈出此話頭也某荷上眷不薄然竭盡區區無毫髮之補
至乞休致其情可想朋友宦游四方雖時時上心亦未有
餘力相照燭非忘之也

答薛子長三

日欲報所況敘以乏便未果方此歎作承命重爲不敏某
衰惰何足與語今古而左右獨見推遜以所著南北之際
義例爲惠且下問其然否老矣交游彫落顧方得三益豈
非天閱其窮以此厚幸之耶感激過望所論晉非南遷元

魏無凌逼中原之暴而其亡以六鎮齊梁陳之暴興北齊
之後斃向者亦嘗見此意往往不能發今得筆力先明之
胸中了然甚盛甚盛至於君臣譜系尤足考其細故不謂
晚年見此奇特宜前輩所嘆也方令兒輩傳寫一本旦夕
卽納上左右議論誠淵源於正則要其所到又有過人者
近宗簡遞示吳門書彙讀之益爽然自失徐復自念鄉閭
學問將趨於弊非時流之過必得溫厚爾雅之言以殿其
末則吾輩皆賴以免足下其人也願言勉之扶此墜緒
數日流連酒盞閒欲課詩奉送竟不就晨興抽毫而來使
己及門矣謾塞盛意爲借書一章以往所謂雷門鼓也一
笑一笑兩學官書附煩送似昨報潘叔昌簡云平居尙友
有相先之美臨事立我爲自全之計此自昔儒者通患而
國朝風流持論嚴正消息盈虛尤不屑意老兄以爲然否

哀情無復貪書之念昨偶將熙豐後來長編過眼數卷便
昏澁異常每對插架慨嘆而已此事當盡付左右諸人來
諭方閱南北史二史儘佳然一代沿革附見表志者往往
不收未免遺恨則諸史要不可廢自荀袁二紀以來下逮
司馬通鑑大率欲祖左氏蓋左氏本依經爲傳縱橫上下
旁行溢出無非解剝經誼而非自爲書今乃合太史公紀
世書傳繫之編年則其閒事辭鞦韆勢必至得此遺彼由
此觀之類不如正史之悉也然區區所冀深探書外之意
來書所謂實事本末往往在此且如西都之末士大夫知
有所擇遂成東都之業及其季年雖豪傑之士散爲吳魏
之役拳拳于漢獨南陽數人當時必有實以致之而豈可
以書盡哉何當并合共講一二新詩見寄疾讀降嘆建安
以來迺今見此作也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手書

與周丞相

伏自相公參預以來奏記非一聞亦及於管見而徒依善
頌以爲言不敢妄陳當世之事今相公獨運大柄無所避
屈頃讀謝表嘗略窺鈞意所嚮矣故敢僭言之往者渡江
諸老知討賊而不知立國紹興季年元作知保境而不知
尊君夫惟不知立國故保境之說勝不知尊君故討賊之
義高二者相持至今未解王公將相往往以此代爲進退
者五六十餘年於此矣雖比歲以來此義磨滅殆盡而朝野
之情終未但已伏惟相公兼而收之次而舉之勿使忠元作
忘陳本之臣以國家爲忘天下之大義靜重之士
以朝廷爲徇匹夫之狂言此固當今風厲自營消伏黨論

之所務白也夫兼而收之則助之者眾次而舉之則沮之者難惟相公留意幸甚若夫薄物細故各有司存付之元空責成而已非所元缺以煩精神分志慮也元作冒犯威尊皇恐死罪

與呂子約二

某自離上饒以後元缺二字當缺申問啟處不任情企

采入湖湘凡八十六日始達官所杜陽桂陽元缺蓋一大

縣而置官養兵如他郡又以敝政蕩無綱紀交割之日見

緡不能百千而漕檄如織官兵持券索舊逋如所元主

之說於是俱廢未必能免於戾矣奈何老兄年衰讀

書得趣而門庭反狹陳義愈高而意氣略肆夫門庭狹則

風流不接意氣肆則士友不附所冀追紹前緒旁求後來

所謂坐進此道者非君尙誰堪耶六經之義兢業爲本詩

可以言禮可以立玩味服行自覺羸厲此某近所窺見且

以勉同志者劉衡州言笑自由動多觸忤亦嘗造膝共語

深切此公矍然若有失也堂堂晦翁亦復少此乃知前修

端不可議某老矣望兄最厚勿罪喋喋爲祝趙推官易說

自成一家可以相資亦未可爲準杜伯高兄弟文字正使

往時諸公亦見領略何遽絕之再及此事欲以實前所云

千萬至思儻有疑勿惜往復也

某空餐負愧義當弛去然未能自由也每蒙見囑與臨漳

元作潭從同論若某何足以堪之衰晚無志務爲自全聞

此悚畏名爲國士自古患之蕭曹舊知房杜同舍所成就

獨如許要是金蘭耳團沙作飯遺恨極多此所以貴力學

唯力學則卒元缺然相值必有以處此也東撞西突誰

能料之但平時朋元作友其持兢業之律務令後輩

趨於靜重是則可爲耳容易放開養成虛驕卽一不獲而
萬有餘喪老兄以爲然否象先別後不及聞其論議如何
一見便許以爲有異昔日切磋何神耶所欲言無限非書
所及臨紙惘惘士自古患之滿曹曹賦與林同舍視如

桂陽與岳漕論移運事

元缺二字志

據目補

伏蒙矜惻小邦移運郴米三千斛雖已一具申般跋次
第去後其閒有不敢不以情告者輒不避罪私布之本軍
舊有夫遞之則某到官來不置夫簿今癩年矣及此運米
若復調民雖與儻金恐復多事不免誘諭諸卒添貼糧屨
之費以漸致自禁旅外卒苦不多部押等人堪託尤少度
盡此歲郴米方可齊集若某誠愚陋亦豈不知速辦之利
願見小壘事力如此重以拙滯實難如意以此深慮淹費
日月有違簡書王判官在館備見區區艱勤之狀非敢飾

說上欺威尊儻蒙台慈錄其不忍爲擾之情而救其不善
集事之罪特賜寬假所無闕誤豈唯某將此邦同戴德無
窮已也

謝諸司列薦

某僭越申稟聞之道路門下嘗以愚不肖姓名上徹天聽
事出非常未知信否某竊伏自念乘障彌年絕無一長可
充職者何以得此恭惟門下一話一言爲天下輕重凡所
舉措必有以起人心關風化而亦何爲出此也意者今日
爲吏軟熟以相取下否則事文具謬巧以應令又否則持
兩可伺候風旨爲進退大抵自營而莫肯用情於上之人
若某者疏率山野無周身之防動有稟白悉不自他一則
當路再則當路不敢萌毫髮之欺於有司門下以爲若人
而進之則吏道朴耳蓋與孔子取狂狷孟子惡闢草萊漢

不用嗇夫同意自今以往天下之言取人者曰必若門下
之取陳某者而後可天下之言取於人者曰必若陳某之
見取於門下者而後可不日坐廟朝進退百官則眞賢實
能不失其爲起人心關風化莫大於此然則某豈惟榮進
之慙私元缺從 陳本 悰感激將千載之下同於隗始雖魂魄不
能忘也偶元作 以傳聞未敢輒效雙牘之謝尺楮陳誠不
勝皇懼之至

與劉清之寺簿三

來教具道每事已有付託足見了了然不干已一項似不
必累病懷此猶可也禁兵教閱鄉口職分今何預長者迺
追恨之天下如此等事何限若曾經口卽終不置恐不足
與言了了耳莊周有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
隨無涯殆已此語未易以諸子不加察也近得弱翁書正

說尊抱不肯放下故病勢益增弱翁自是不放下人猶能
相念足以見長者多事矣胡季隨嘗一來數日卽弃去觀
其中頗有先入然極口扣之迺云片時不挾册卽意思甚
不佳是靠册子過日去持敬之義遠矣何當盍簪併求規
益未聞惟一切省事強視藥食以介壽祉獻歲遠辱書饋專人拜貺承已解組有楊知錄者赴官亦
嘗附記迺復發還則兩遺皆不關視不勝惘惘去就行藏
洞見此理其想歸臥林泉喜如釋負超然燕居益有足樂
某沐漆方自此始漕檄如織官兵持券以責償者如堵牆
料理不行固以謹去正使事事企及衡陽亦未知免如何
如何晦菴人卽須遣去既有入覲之命計當爲吾一起潘
丈歲裏鼻齟兼脾疼作楚尙未全安謙仲待制竟來江西
矣前書曾舉似大雅仲山甫一章必已領略某羸率日夜

念此以懼尚冀高明坐進此道勿謂家食自由卻放開去
幸甚至願溫公元祐變法匆匆不但以愛日之故意亦是
十七八年心力盡在通鑑不肯更將熙豐諸事細心點檢
到得天人推出雖以許大規模終少彌密未爲恰好元作
如從

陳前輩多恨焉耳

某守元作手壘亦已期月殊無毫髮及物之效夏旱彌月

從陳本

竟得歉歲憂沮滋甚所幸晚田收及七八而連帥部使者
各致周急之助往往來年遂可支梧要是補過不暇儻可
免其身耳愧見吾民則自若也高臥以來伏想玩釋益精
綽有餘樂廬陵多士從學爲誰亦有切磋之交乎近與富
明叔較量易義因見乾坤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坎離交
則爲既濟不交則爲未濟蓋追訟平生爽然自失矣如及
善還便當一意以此佚老不敢持未信之學但匆匆讀過

漆彫開一段話頭台意以爲如何毋惜痛下針砭甚望

與史丞相

某頓成衰眊不能細書區區歸德請罪之誠輒憑楮牘布

之隸人至於管見敢復以寸

元缺從

楮申言之惟鈞慈勿

以爲咎幸甚昔者衛武公建事東周之初晚而就國年且
百歲而抑之作賓之初筵之作拳拳愛君與年少氣銳敢

言之士無異蓋嘗讀周公無逸七月召公公劉河酌與抑

初筵迺知卜年八百皆大時元老世爲弼亮以身任天下

之力非爵賞刑禁所能爲也方今聖明相繼對於典謨而

太師實與終始其事天壽平格豈獨私公之身哉則衛武

之託於是焉在願勿以造朝不造朝當介鈞念若某者無

能爲矣賦淇澳之詩樂道切磋琢磨之美尙圖附名國風

之末與衛之旅賁誓御同不朽也某僭越死罪皇恐

與高炳如監丞

某得出桂陽瘴境過厚又叨廩人之命衰晚豈堪驅使顧
久憂愧尋承州組少屈英豈而叔章黃丈亦持江西之節
盡出西府兩公故意蓋交道鮮此久矣卻用自慰然某眼
昏花鬚鬢無黑者日飲酒不能過三爵飯米半升哺後但
持空筋伴客口纔見燈火昏暝思睡未嘗聞二更鼓比五
更展轉達旦強紬雜念又性不善鼓引養生度無多寒暑
當同草木念之悵然欲緝一二書藉手見古人亦復懶下
筆忽猛省前代狄公早世至今當此下當以事女主元作
見譏王允若元作無晚節漏逗卽爲全人元作一修一短何口
得計亦莫若隨公了昏嫁早爲休影計差得耳尊意以爲
如何要補史記之缺甚善但史記一書自班氏莫窺其珍
後學祖班轉爲詆元作詆從陳本劉令人扼腕若能爲發大意不

必若諸家鉅釘訓釋亦千載美事如索隱之類收拾無害
要只是向下工夫閒居且一面羅取爲編何當良覲互相
扣擊痛快後已及此於邑之至

與王謙仲參政薦郴守丁端叔

某輒有冒昧之懇竊伏自念於門下宜不自他而敢言之
某與郴守丁直閣雖有雅故元作然未熟其爲人同官湘
中適相隣比通財僂力兩年如一家然後見其心與才誠
有過人者他未暇徧舉以桂陽之民得免轉徙者則皆郴
守之力也桂山邑率歲仰米於郴每郴閉糴則桂人坐困
去歲早歉兩郡特甚丁守旣自措置條口沛然多備則下
令許桂人元作販巨室之積令行而民信之故桂市米
不絕此一也郴飢則民流入桂桂飢則民流入郴不能相
容繼以剽略而爲盜自昔如此某與丁守約各自拊其境

內訖今春夏皆按堵此二也桂嘗乞米於漕司令就郴撥
三千斛應副桂去郴陸行六十里舟行彌旬而後至般津
之費幾半所得丁守遂移苗米輸之桂陽由此省費而又
及期此三也每惟今歲採荒艱辛萬狀儻榔稍有壑隣之
意則某何以塞責必且罪去因人免罪又蒙朝廷不次擢
用列之諸司而榔守獨未見旌異同勞偏賞心甚愧之秋
閒帥漕相約同薦奏牘已就適聞列薦之禁諸詞作司皆
相顧失色至今民言陳乞不已某與丁守別久不知其別
後爲安豐及得簡得盱眙復徙榔本末何如就今觀之則
一曰路郡守留意民瘼理財以寬而用足聽訟以恕而刑
省待僚屬以禮而人趨事榔當爲第一矣朝廷錄功當以
實事有人如此若與碌碌者同視將何以勸勞者況某實
賴其力禮尙施報但恨疏賤不足動人不敢率先爲朝廷

誦言之然丁守母甚老一子多病在數千里外誠使某得
效柳子厚事以官遜之誼所不辭又恐以矯激取譏故但
私布之門下恭惟門下愛惜人才凡可爲斯世驅使者何
所不當素蓄又辱知幸必不以鄙言爲不元缺實或阿所
好或出元缺於不得已宜勿元作切惜啟齒爲丞相白
發其事元缺從陳本豈惟某將四海元缺九州之吏於門
下歸心矣某干犯鈞嚴臨紙不勝惓惓

答胡季隨

見諭晦菴之元缺語左元缺右也益不勇猛則無憤
悱啟發之幾不詳密則無須臾不可離之實無憤悱啟發
之幾所見皆軀殼之私無須臾不可離之實所得皆□□
之外晦菴所以憂嘆而不敢無其實□來省伏讀之餘境
界何異欲盡去前輩見成之談自轉一□繼以見示通

知哀情安能印可或有異同當奉聞耳詩禮奉指不殊前云云若非詩無以言當思吾所言何者為詩非禮無以立當思吾所立何者為禮尋章摘句擊腕曲拳此句元作擊陳或安詩禮之末矣近得晦菴書索詩說某初無詩說亦告者之過也何時肯來互相扣發日月易得後會良不易臨書欽口之至

與沈叔晦

某自落南化為一翁百念俱喪獨未辦二頃不敢決去更須旬歲即遂此圖可以不墮學問相傾元作才力相軋苦元作海中矣六經之教與天地並區區特從管窺見得兢兢業一節足了一生受用儻不失墜及啟手足如後山所謂生稱善人死表陳君之墓亦是小小結裏其他樹立扶持悉俟豪傑之士所冀尊兄輩行勉之而已切承近得瘍疾

以內補散效欣釋之至更乞謹護務至完實久欲遣問適得報新幕迺仁里交好遂留待迺者因成不敏諒之幸甚本司有問四方故事具之別箋佳闕何時或在某乞歸之後尚圖并合扣發新功臨書悃企之切

送为平物本然